

MUSEUM 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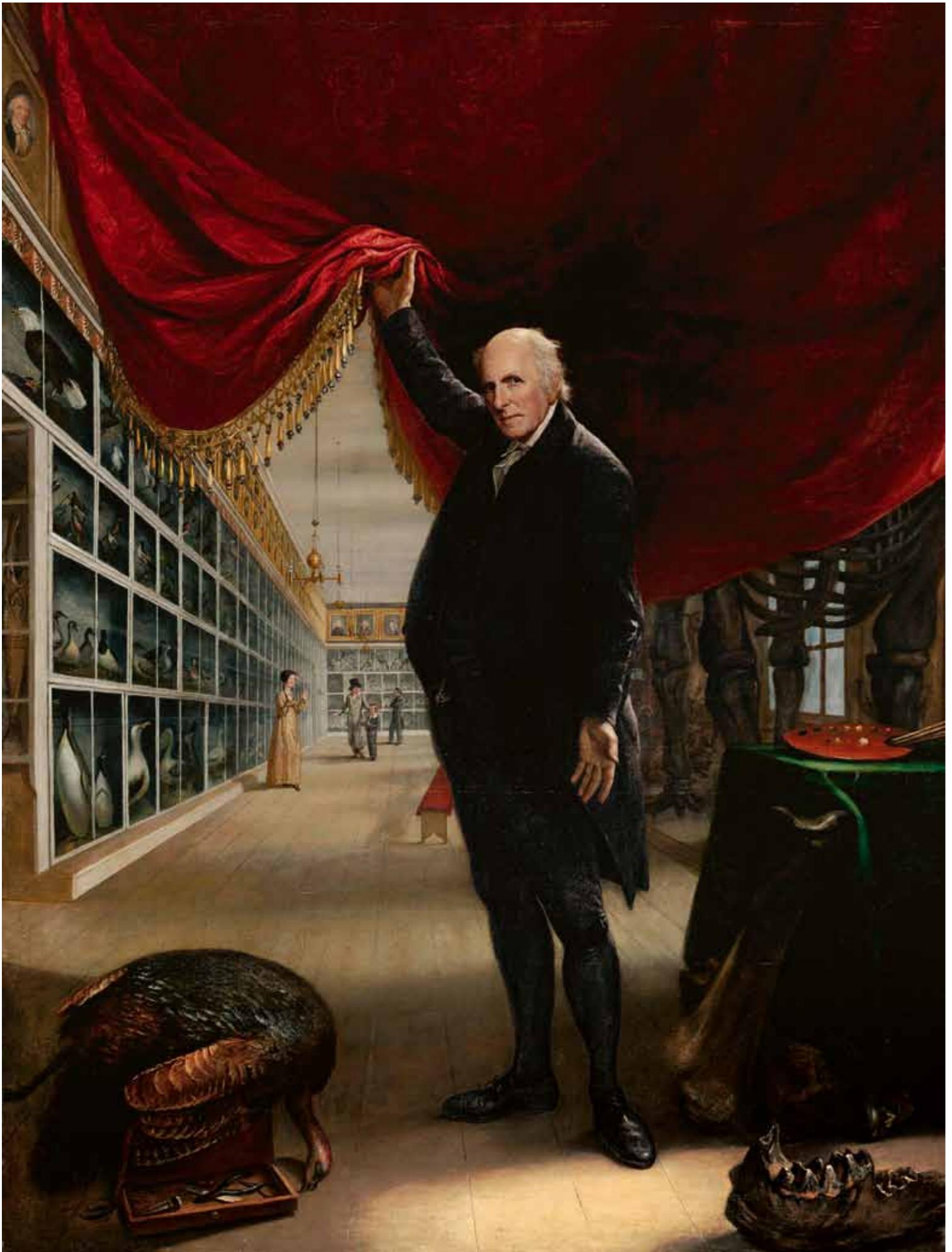
策划_Peng&Chen(彭杨军、陈皎皎) 编辑_邱正、克拉克、2舌不说、南子北木、叶丰青 设计_Yumo

事情兜了个圈又回到原地。尽管有着本质区别，但看起来，博物馆再次落入个人手中，展示着人类各种奇怪的癖好，昭示着每个人内心那隐秘而诡异的小小邪恶与美好。

感谢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博物馆从王公贵族的个人收藏癖好走向了大众。现代博物馆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其如何让公众受益，而非为少數人服务。两次世界大战开启了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于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博物馆重新回到了财富权贵的手中，某种程度上，它又变成了展示金钱和政治权力的游戏。而借助互联网，越来越多的私人博物馆出现在人们视野，像几百年前的祖先那样，他们将自己的恋物与收藏癖展示出来，只不过，这一次，是在一个四维的空间中。能说什么呢？人类那占有和炫耀的欲望从不曾改变过。

P-51野马式战斗机（P-51 Mustang）二战中盟军最优秀的战斗机，也是盟军制空权的象征，其击落了 4950 架敌机，占 USAAF（美国陆军航空军）在欧洲上空击落总数的 48.9%，并击毁了 4131 个地面目标以及超过 230 枚V-1飞弹。Discovery节目《军武科技排行榜——十大战机》将P-51选为历史上十大战斗机第一名。图为P-51改进型号P-51D，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





左页：美国画家、科学家和博物学家查尔斯·威尔逊·珀尔（Charles Wilson Peale）的作品《艺术家在他的博物馆》，1822。在生命的最后数年，珀尔向我们展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创作——美国第一家重要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幅自画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高到低的自然世界，每个物种都有依次序排列的固定顺序，而人类则代表着造物主的最高成就 右页：《阿尔伯特大公和伊莎贝拉在一个收藏家的奇观室中》，荷兰画家Jan Brueghel the Elder绘制，1626。奇观室源自德文Wunderkammer，是类似储藏室的事物，放置有动植物标本、矿石和小雕塑等珍宝，16世纪流行于欧洲，到18世纪初期，奇观室几乎是皇室成员、贵族和富商宅邸的基本配置之一，成为了向客人炫耀的资本

ON THE ORIGIN OF MUSEUMS 新世界缪斯

撰文_文泽尔 编辑_叶未青

科学家与传道者

查尔斯·威尔逊·珀尔掀开身后的幕布，露出博物馆展览墙：最上一排是珀尔给当代杰出人物绘制的画像，下面是动物标本，而画面前方，一只火鸡突然倒在装满防腐用具的箱子前，柱牙象骨骼的3块化石随之散落在地。这是1822年美国第一座对外开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诞生时的场景，这位热衷于公众教育的美国画家、科学家，正在借由一幅真人大小的自画像展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如今，这幅图画在博物馆历史乃至美国艺术史上留下厚重一笔，因为它诞生正处于新旧理念交替之时，美国领土扩张和自然世界探索间开始建立联系，博物馆也逐渐生根发芽了。时至今日，如果算上所有分馆、发源地和遗址，美国的博物馆数量已超过两万所，反观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建立的全部博物馆总和，也只有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其他欧洲国家也普遍没有超过这个量级。

博物馆并非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作为教育学范畴下的实体概念，它是从贵族、皇室，再到现代资本家的炫耀与私欲经过漫长演化后得出的最终结论。欧美语境内的“博物馆”一词，源自古希腊语，翻译过来是“缪斯神殿”之意。作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一系列神祇，缪斯乃是主司艺术、文学与科学等领域9位文艺女神的总称。赫西俄德《神谱》当中，从克利俄到乌拉尼娅，缪斯神司掌管的各大领域，与今日博物馆门类中对应的收藏种类基本重合，这并非历史日积月累的言灵，在给世界分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连锁反应，却是源自“博物馆之父”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大帝施加的影响力。

作为古希腊科学史上第一个从事广泛经验考察的先哲，亚里士多德对学生亚历山大给予的，不只是百科全书式的全方位教育，还有尊重文明的



01. 意大利德裔艺术家Domenico Remps绘制的奇观室，1690 02. 艺术家Jere Smith的奇观室作品，36" x 48"，混合媒介，2009 03. 汉斯·索隆（Sir Hans Sloane）的样本盒。汉斯·索隆爵士是一名内科医生，也是一名收藏家。1753年他去世后遗留下来的藏品达71000多件。根据遗嘱，所有藏品都捐赠给国家。这些藏品即成为了大英博物馆的发端 04. 《立于海豚身上的命运女神》，陶器，150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收藏，后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著名金融家族，财力雄厚，家族成员十分注重收藏和对艺术品的投资，其收藏体系影响了很多英国博物馆的品位 05. 《跳跃的独角兽》，16世纪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二世的收藏 06. 《达芙妮》，16世纪德国金匠艺术家Wenzel Jamnitzer的作品，曾被德皇鲁道夫二世收藏



伟大理性。腓力二世被刺身亡后，亚历山大执掌王位，开始了他持续终生并名垂千古的远征。马其顿摧毁底比斯，攻克小亚细亚，消灭波斯，远征印度，感受异域截然不同风情的同时，出于对人类文明与传承的敬重，亚历山大一方面屠城掠地，一方面又持续不断地为家乡带回无数战利品，并将这些珍贵的文物宝藏交由自己的老师研究整理。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帝国分崩离析，陷入长达50年的继业者战争及后继争斗。尽管世事纷乱，大帝战后搜集并集中文物的行为，却作为惯例被保留了下来。直到公元前284年，大帝在埃及的继承者托勒密一世，于亚历山大港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根据记载，这处现今遗址荡然无存的“缪斯神殿”，集中了当时不同国家民族、不同时期的文物、文献，按照天文、医学、艺术、历史的主题进行分类陈列，依循亚历山大对恩师的许诺，提供学者进行研究使用，阿基米得与欧几里得就曾在这座博物馆中进行过研究工作。

罗马人选择毁弃“缪斯神殿”，将之改为从事哲学讨论的场所。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希腊人崇高的研究精神几乎遗失殆尽。关于博物馆，存留下来的仅仅是达官显贵与教廷要人对珍奇异宝的搜集癖而已。中世纪骑士们有搜集马臀甲和牵鞍兜的习惯，枢机主教对刑具和性虐用品的收藏更是令现代人啧啧称奇。**黑暗时代低下的生产力，以及与之对应的生活格调，到底还是压抑了人们的收藏和展示欲。直至文艺复兴春风徐来，地理大发现开启大航海时代序幕，新世界带来几乎无穷尽的新奇事物和黄金宝藏，刷新欧洲国家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的财富观念后，博物馆之魂才渐渐从希腊废墟中逐渐苏醒。**

权贵们的收藏癖

17、18世纪大航海时代，荷兰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以探查资源与进行贸易买卖。当时的各国权贵们也许在交易中会见到这样一幅场景：荷兰人打开一尊立面巨大、重重设锁的地中海风格双开门橱柜，里面出现的可能是大小不一的海螺化石、印第安花毛帽、非洲箭猪标本或者一大堆不知从哪儿找来凑数、只为追赶时髦却又吝啬金钱而导致的垃圾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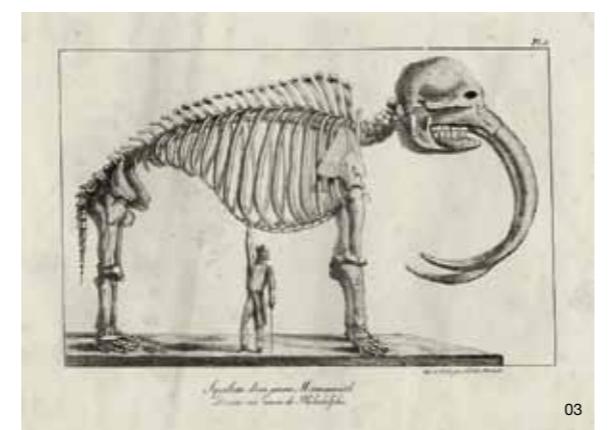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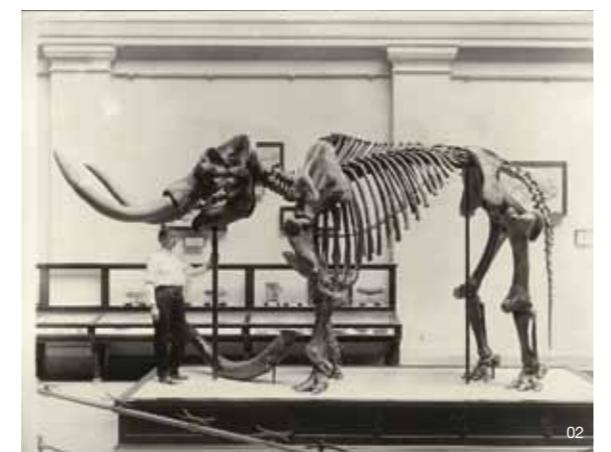
这类橱柜被称为“奇观室”，源自德文Wunderkammer，英语中则是Cabinet of Curiosities——类似储藏室或者私阁小间的事物。鹿特丹的诸多银行家、资助探险家的里斯本贵族、吕贝克的城镇议事官等财富的

直接掌控者无法亲自前往好望角、印度或者古巴探险。作为弥补，他们委托阿贝尔·塔斯曼、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马丁·贝海姆这样的航海英雄作为代理人，前往世界各地搜刮稀罕纪念品，存放到他们巨大宅邸的陈列室中。

这一兴起于贵族和新兴富人间的游戏，最终也在皇室当中营造了流行。16世纪，德国皇帝鲁道夫二世，这位哈布斯堡王朝中期的统治者，政绩上默默无闻，却在文艺与收藏领域大放异彩，被后世称为“收藏家皇帝”。且来看看这位皇帝曾陈列于布拉格的特别藏品：数千种矿石，委托御医安瑟尔漠·布特代为研究管理，并促成出版矿物学奠基书籍《De Gemmis et Lapidibus》，成为最早的一批科研资助人之一；伏尼契手稿，这份神秘手稿中绘有天体、幻想植物和裸女，所用文字至今无一人能识，鲁道夫二世用等值今日10万美元的达卡特金币买下了它，现在不少学者均认为这份古怪手稿来自外星人。为了给皇室钟表博物馆增加收藏，鲁道夫二世雇用了瑞士钟表匠乔司特·伯基，造出当时最先进的自鸣钟，还有各种各样的地球仪和天体仪。天文学家开普勒和第谷都是皇帝的座上宾，并得到他的鼎力资助。相比之下，他那些精雕细琢的石榴石皇冠、石刻雕塑、动物结石、毒草标本，以及包括阿尔钦博托在内的诸多“鲁道夫绘画圈”名画收藏，简直不值一提。不过，聘请画家霍夫纳基尔为自己的藏品绘制索引图册：使用羊皮纸，整整四册的微型画——或许可以让他名列“全球第一位主动给大博物馆建立目录的馆长”。

但他却并不是第一位给小奇观室做印刷目录的人。1565年，阿姆斯特丹的外科医生塞缪尔·奎科尔伯格才是有记载的藏品目录出版第一人。寻找慕尼黑的出版商印刷博物目录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收藏，以及暗示为了收藏而花费的惊人开销。这一行为立即招来态度强硬的攀比：另一位外科医生约翰·肯特曼也出版了自己的藏品柜目录，自然，比塞缪尔更多、更好，印刷用的纸张也更为昂贵。

民间博物收藏对皇族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深远。17世纪以来，除了那些声名显赫的先行者外，大小诸邦的首座博物馆，也逐渐在自然科学家和博物学家与极权中心的交际圈作用下，“自下而上”地建立了起来。俄皇彼得大帝在荷兰旅行时，结识了解剖学家弗雷德里克·路易斯，以及生物学家列文·胡克，前者是尸体防腐行家和标本收集



01. 美国国家博物馆的人类学展览中的南美印第安人模型，1957 02. 美国国家博物馆古生物展览展出的乳齿象骨架，1917 03. 猛犸象骨架绘图，19世纪 04. 几个孩子在一位男性讲师的带领下观察狮子展览。早期博物馆并不向公众开放，服务的对象往往是学者和艺术家。十七世纪私人收藏家公开其珍藏的文物供一般民众参观，公共性博物馆相继成立，博物馆也开始担当起培养具有民主精神的公民和传达科研成果的角色

狂，后者是显微镜的发明人，专注微观世界。路易斯的荷兰收藏柜使彼得大帝赞叹不已，甚至在回俄国之后，还自愿帮助他完善收藏。两人互相交换西伯利亚蠕虫、印度小鼠和蜥蜴标本。最后，彼得大帝干脆在夏宫旁边的基京府邸设立俄国第一所自然科学博物馆，而路易斯，也选择将毕生收藏转赠给该馆。为了给博物馆增添馆藏，彼得屡颁诏令，在民间搜集已灭绝的鸟兽化石、古书手抄本，以及畸形人。拓展疆土之余，他还派出科考队，研究各处地理人文、风土民情，将文物珍宝转运回夏宫。久而久之，基京府邸博物馆的藏品，从数量到质量均已傲视欧陆，也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兴冬宫收藏、奠基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群给予了指引。

此时的东方皇帝也显出不服输的势头，最显赫的收藏家非乾隆莫属。故宫、颐和园便是乾隆最著名的“奇观室”。纵观他的收藏领域，包括前朝字画、藏传鎏金佛像、造办处亲造的瓷器玉器，并以《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记之。中国历经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以乾隆时期为最盛，也不过万余件的规模，且内容完全是文玩书画、工匠巧作，重视门派和名家流传，与近代科学沾不上一点关系。近代博物馆未能在东方同期兴起，盖因高雅爱好门第等级森严，自唐宋起便未有更替使然。

和珅喜爱搜集玉如意，罗斯柴尔德家族则偏好尼德兰古卷、中古家具和陶瓷。德皇威廉一世骑马路过巴黎东北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宅邸时曾慨到：连国王都买不起这个宅邸，它只能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犹太家族曾经十分贫穷，故而在通过金融业发迹后，在“博物收藏”这个上流社会游戏中，更偏向于搜集贴近现世生活的内容，以及宗教圣物：祈祷书、圣荆棘圣物箱、祭坛画、哥特式圣橱……罗斯柴尔德家族

大力资助艺术事业，但不着意于收藏法国绘画。这种收藏作风，按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雷格的说法，有些像是细分化的现代博物馆的雏形。

博物馆大爆炸时代

最初，博物馆并不向公众开放。直到1683年，公共博物馆的大门，仍旧对那些“未经专业训练的参观者们”紧闭。

世界最早的公共博物馆是位于英国牛津市中心博蒙特街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也是英语世界成立的第一所大学博物馆，其最初藏品大多为植物学家兼查理一世御用园艺师约翰·特雷德斯坎特和他儿子的收藏。这是典型的经由捐赠行为，将私人收藏博物馆化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不同点，是特雷德斯坎特临终前的遗愿：这家博物馆必须对公众永久免费开放，永远不得赢利。牛津大学根本无法拒绝这位萨福克郡人的愿望——老约翰是当时名扬英国全境的传奇人物、国家英雄，今日英国的不少花卉和粮食作物，都是由他亲手引进的。他的私人馆藏数量之丰富，被人们誉为“方舟”。父子二人死后，经由贵族埃利阿斯·阿什莫尔与牛津大学沟通，终于了却遗愿，也就此成就了阿什莫林博物馆至今的辉煌。

“阿什莫林”（Ashmolean）这一命名的含义，正是“阿什莫尔向特雷德斯坎特父子致敬”。

此后，大英博物馆于1759年开始向公众开放，参观者必须持有证明文件，每天限定30人，且只对外开放一小时。**1774年，伦敦的一个私人付费博物馆停止面向公众，馆长莱维尔爵士表示，参观平民太过傲慢，**

且明显对展品一无所知，只是花钱看热闹罢了。

点燃博物馆爆炸时代导火索的却不是英国，而是半个多世纪后的美国。1842年，世界最知名的畸形秀巡回马戏团班主P. T. 巴纳姆，这个戳穿了星座谎言的家伙，买下了纽约百老汇和安街的一座废弃博物馆。他开办了名为“美国博物馆”的娱乐中心，花巨资投放广告，却在馆内陈列虚假展品，哄骗观众购买高价门票，并利用纪念品店（巴纳姆或许是如今景点纪念品商店的真正先驱）大发横财。馆中最著名的展品是假斐济美人鱼和假幽灵照片，藏品数量一度高达60多万件。这家博物馆最终毁于火灾，让许多严肃的学者大松一口气，好似剜掉了一颗毁坏博物馆神圣名声的毒瘤。如今，巴纳姆和他的收藏更多的是被邪典文化爱好者津津乐道，影视和文学作品都对它有过或张扬或隐晦的致敬（《美国恐怖故事：畸形秀》就是当中一则赤裸裸的借喻）。

巴纳姆等商人们的出现揭示了美国崛起中产阶级们的博物馆热情。这是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黄金时代。随着美国中产阶级数量跃升，开始效仿文艺复兴以来的奇观室传统，购买各种华而不实的商品，企图提升自己的阶级地位。这种自我迷醉式的效仿，形式主义的长期收集癖，令中产阶级对进行过“同样行为”的先驱们产生了虚幻的认同感和自卑者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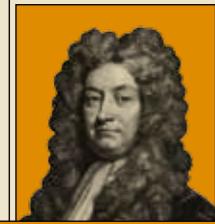
他们奔向博物馆，仿佛奔向商场，看那些博物学家搜集的动物标本与恐龙化石，如同供奉自然神祇的古代神庙：惶恐、懵懂、憧憬，一无所知却又希望得到“超越力量”的庇佑。对此，安迪·沃霍尔有个很形象的说法：超市就是一座博物馆。辛辣地讽刺了资本主义物欲的空洞悲戚。这帮人不过是300年后的又一批塞缪尔·奎尔伯格。

花费巨资但居心叵测的博物馆泡沫在此时的美国比比皆是。有趣的是，错误的开端并不一定招致错误的结果。美国政府随着资本家的成长而成长，博物馆随着经济泡沫的泛起而扩张。不过，当泡沫被灭后，所有这些南方式的荒诞蛮干，却为国家和智识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框架，也在开启民智的启蒙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最终，美国博物馆协会（AAM）将博物馆定义为“被组织成公共或私人的非营利机构，永久性地以教育和审美为目标”。这个定义中的每一项细节，都是对博物馆爆炸时代的审视和反思。

事实上，按照AAM的定义，博物馆早已迈过当初由亚里士多德和奇观室所限定的范畴，成为边界模糊的概念了。整座威尼斯城可以是博物馆，一个自然人，也可以宣称自己为“真人博物馆”。尽管大多数博物馆都围绕某个特定收藏主题或领域多重展开，珍稀藏品的数量，以及保存它们的能力则是衡量博物馆能力的普遍标准，但新兴的装置概念和交互式高科技正在侵蚀这一“成见”：博物馆可以没有任何藏品，可以根据来客观喜好自由变换展品，甚至将全世界的收藏品以数字化的形式齐聚一堂。谷歌正致力于打造数字化博物馆，目前在家里端详罗塞塔碑石，已经能比大英博物馆的清洁工们看得更为清楚了，长远看来还有3D打印和全息技术，可使每个人的住所轻易化作自定义博物馆。

从“缪斯神殿”的源头端详如今场面，无论缘起于收藏癖还是帝国文化扩张的野心，博物馆这一事物始终脱不了启迪和纪念的作用，而飞速发展的科技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将博物馆揉捏成各异的形态，或许博物馆的嬗变之路，目前也才刚刚走到开端位置。



THE EMPIRE OF A MUSEUM

博物馆帝国

编辑_2话不说 设计_Yumo

HANS SLOA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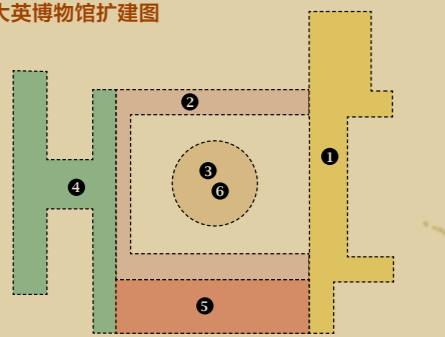
1660-1753

汉斯·索隆爵士

1753年，索隆去世，根据其遗愿，他的71000多件藏品被捐赠予国家，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发端。同年国会通过《大英博物馆法》，发行彩票募资，购买了哈利家族和卡顿家族的图书收藏。这三者成为大英博物馆的基础。

建筑史

大英博物馆扩建图



1753 ①

英国政府以1万英镑买下蒙塔古邸，将其改建为大英博物馆

1823 ②

乔治四世将其父亲的图书馆作为礼物捐赠给国家，无地存放，促使罗伯特·斯默克建造了现今四边形大楼的雏形

1854 ③

大英博物馆的中庭内开始修建阅览室，使用了象征维多利亚时代文明的钢骨结构

1881

自然历史博物馆建成，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所有动植物标本被转移过去

1903 ④

大英博物馆开始修建爱德华七世展厅

1931 ⑤

艺术商约瑟夫·杜维恩捐资修建了“杜维恩展厅”，这成为帕特农石雕的专门展厅

1997

博物馆内图书全部搬至大英图书馆

2000 ⑥

由诺曼·福斯特改建的大英博物馆大中庭重新开张

SIR WILLIAM HAMILTON

威廉·汉密尔顿

博物馆早期贡献者，他曾被派往意大利那不勒斯担任英国公使，其间他大量收集古希腊罗马文物，成为后来大英博物馆希腊罗马部的基础

CHARLES TOWNLEY

查尔斯·汤立

英国乡绅查尔斯·汤立长期流连罗马，大量购买古希腊罗马雕刻品，他去世后，遗族将其藏品捐给大英博物馆

NAPOLEON

拿破仑

1798年，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大军在尼罗河西岸三角洲发现罗塞塔石碑，不过战败后石碑被英国接收

ITALY

意大利

GREECE

希腊

IRAQ

伊拉克

EGYPT

埃及

INDIA

印度

CHINA

中国

JAPAN

日本

HAWAII

夏威夷

BURCKHARDT

布尔克哈特

瑞士探险家布尔克哈特等人把拉美西斯二世巨像从埃及运到英国；捐给了大英博物馆

JAMES BRUCE

小额尔金

1860年，小额尔金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盗走东晋顾恺之作品《女史箴图》的唐代摹绘本

AUREL STEIN

斯坦因

从1890年起，斯坦因陆续进行了4次中亚探险，不只盗骗敦煌经卷，他还从吐鲁番前往伊朗、阿富汗，收集大量文物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

奥古斯都·弗兰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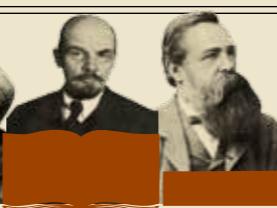
1858年日本锁国告终，时任大英博物馆考古部部长的弗兰克斯开始积极收藏日本古美术，引发了欧洲社会的日本热



THOMAS BRUCE

老额尔金

1801年，英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大使额尔金洗劫了希腊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割下大量浮雕，这些物品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大英博物馆开馆之初，24个展厅中有2/3是图书（因此长期承担国家图书馆的职能）。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常来大英博物馆，列宁也于1902-1908年期间以“约瑟夫·里希特”的假名成为阅览室读者



波特兰花瓶

掷铁饼者

CARL HALLER

卡尔·哈勒
卡尔等人组成的私人考察团挖掘了巴塞大理石雕刻群，在拍卖时由大英博物馆购得



希腊

EGYPT

埃及

INDIA

印度

CHINA

中国

JAPAN

日本

HAWAII

夏威夷



拉美西斯二世巨像

莱纳德·伍莱爵士

从1914年到1919年，莱纳德持续发掘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迹，从乌尔王陵带回大量出土文物

LEONARD WOOLLEY

A.H.莱亚德

从1845年起，莱亚德在亚述文明的发祥地尼姆罗德考古，发掘了大量古代亚述帝国的遗产



大英博物馆的木乃伊比埃及还多。据传泰坦尼克号沉没是因为船上有一具木乃伊。消息一出，伦敦众多木乃伊藏家惊惶忧惧，纷纷把木乃伊捐给国家



博物馆收到过许多古怪的捐赠：被海狸啃过的一根树干（1760年）、一块类似石化面包的石头（1760年）和一只北美的活龟（1765年）



大英博物馆于1753年开始筹备，1759年1月15日正式开馆，免费参观。但因为限制人数，不久便出现了职业黄牛



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家博物馆，达2.3万件。包括商周青铜器、唐宋书画、明清陶瓷等



大英博物馆也收了不少赝品，曾在1986年举行“大赝品展”。据说其现藏大多数中国书画都是赝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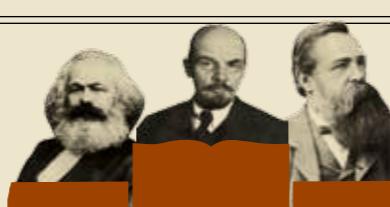
大英博物馆的发展史是日不落帝国的中兴史，也是随之附生的掠夺史。其成立于1753年，最初只有10万余件藏品（且大部分是图书）。但随着帝国扩张，大英博物馆藏品数量达到了今天的800万余件，其所在的蒙塔古大楼也演变为现在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群

小趣闻



8000000 件

大英博物馆有约800万件藏品，常与其相提并论的卢浮宫和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分别有40万余件和200万余件藏品



大英博物馆开馆之初，24个展厅中有2/3是图书（因此长期承担国家图书馆的职能）。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常来大英博物馆，列宁也于1902-1908年期间以“约瑟夫·里希特”的假名成为阅览室读者



与普通服装相比，宇航服的打造需要大量关于布料、机械、甚至建筑领域的背景知识。起初，宇航服像盔甲一样坚硬笨拙；后来，拜胸罩和塑身内衣制造者所赐，宇航员们得以穿上了柔软灵活的套装。图为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历次太空任务中使用过的太空服（部分），藏于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



01



02



03

01. 法国艺术家Daniel Firman于2008年在法国枫丹白露宫展出的装置艺术作品。Daniel为了使这座大象雕塑看上去尽可能逼真，不仅在制作过程中与标本剥制专家合作，还将其尺寸做成真实大象的大小。最终笨重的大象仅靠细长的鼻子支撑着倒立在古典的枫丹白露宫廊厅内，强烈的反差体现出艺术家对于博物馆功能及其传播效用的思考 02.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海洋生物大厅内悬挂的巨型蓝鲸模型，它的原型是一头死于1925年的蓝鲸。模型重达两万多磅，最初制作于1960年代，1969年开始正式用于陈列，至今已被修复多次，依然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最吸引眼球的展品之一 03. 名为Mark Twain的红杉树在1891年被砍下时已经有1341年的历史，由于它的树干高100.9米、树桩直径4.9米，当时花了伐木公司8天时间才将它完全锯开。Mark Twain是树林里最完美的一棵红杉树，它拥有最好的对称比例，因此被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永久陈列，策展人在树桩上标注了年轮以及对应时间的人类文明大事记

THE UNSEEN EXHIBITS 陈列品不展出

撰文/编辑_南子北木

Harrison H. Schmitt是唯一一位曾在月球上行进过的科学家，他的宇航服和两百多套其他人的宇航服一起被存放在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仓库里。平日里这些宇航服中的一部分会被用以陈列或是租借给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展出，但Harrison H. Schmitt的宇航服却从来没能离开过仓库，这是因为残留在它表面的月球尘埃是弥足珍贵的科研材料，而博物馆还没能找到保护这些月尘的方法，在无法妥善处理Schmitt的宇航服之前，贸然对外展示招致的后果很可能是宇航服严重的损坏、月尘无法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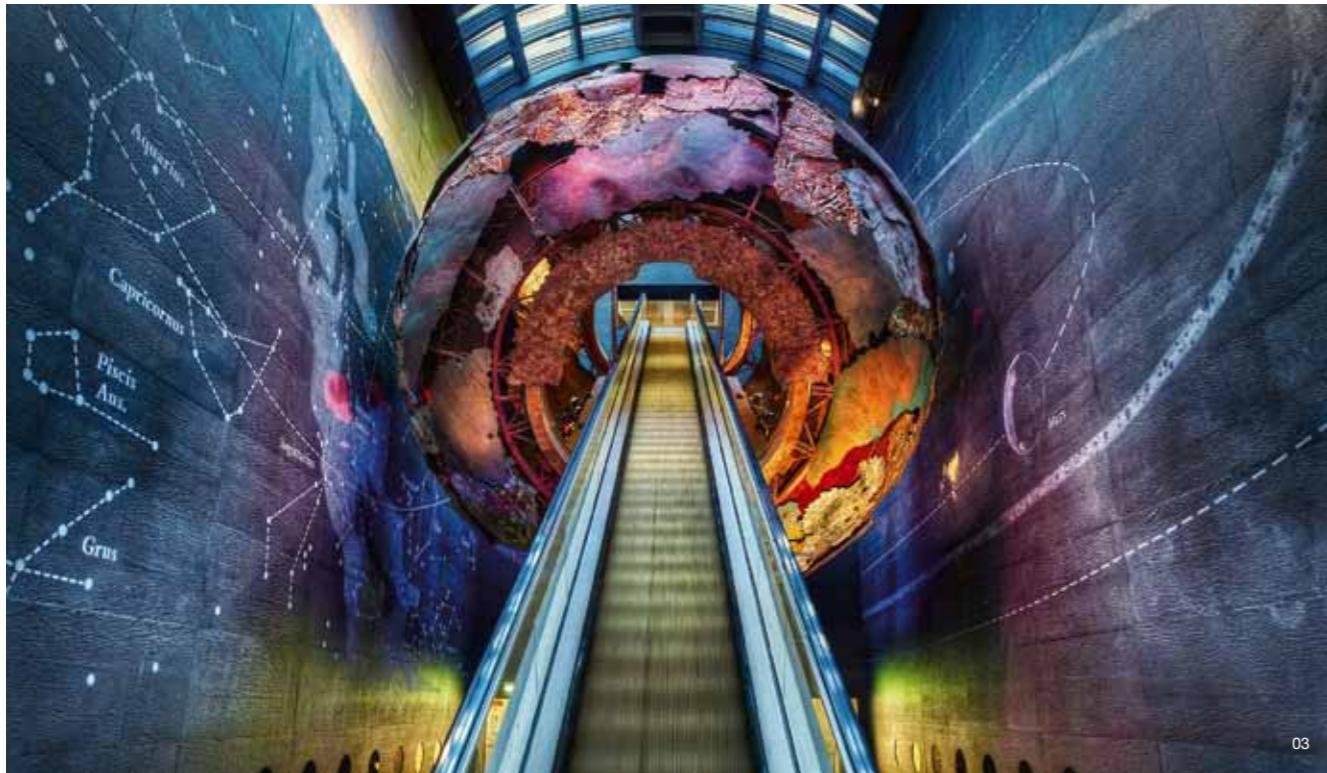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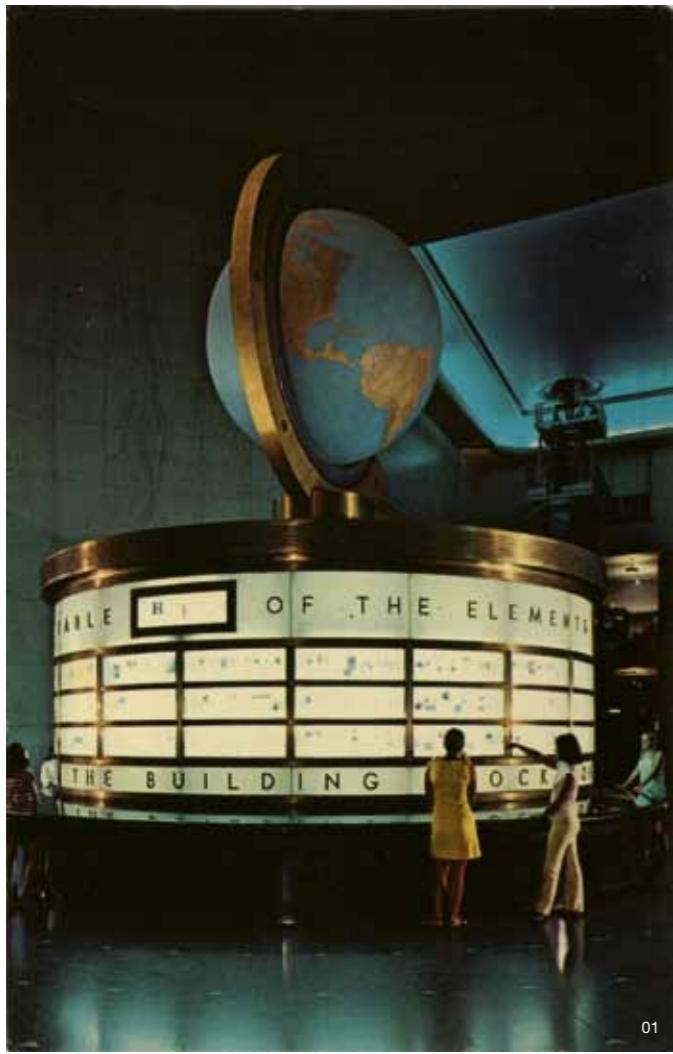
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只有大约5%的藏品有机会被展出，而绝大多数的藏品都隐藏于公众视野之外，被常年存放在博物馆恒温、黑暗、整洁的保管设施内。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只展出了20%的永久藏品，号称三天三夜也逛不完的卢浮宫则只有8%的藏品用于陈列，古根海姆的藏品展出率甚至低至3%，这些世界一流的博物馆藏品数量庞大，而展示空间相对有限，陈列品的选择和展陈方式便成了展览陈列设计师最头疼的问题。

博物馆陈列缘起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奇观室”，当时的王室成员和贵族热衷于从世界各地收集有趣的东西并在自家某个气派的房间里展示，他们的想法是要在一间房子里创造出整个世界的缩影，给前来拜访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奇观室里的陈列往往是在立柜上毫不讲究地塞满各种画

作、雕塑和来自海外的珍品，只要奇珍异宝足够亮眼，权贵们便能向访客炫耀自己的高尚品位和权力地位。

公共博物馆在设立初期只对少部分人开放，其功能在于为学者提供研究材料、对青少年开展教育活动，因此并没有专门设置展览场所，只是将藏品按简单的分类以适当的方式摆放在陈列架上展示，保存藏品的设备同时也是用以陈列的设备。博物馆展览设计聚焦于清晰地传达信息而忽略了视觉效果，因此陈列设备常常粗实笨重，有的还带有烦琐的装饰。直到20世纪初期，观众群逐渐扩大的博物馆为了改善展出效果而统一了陈列设备的形式、尺度和规格，把每一件展品单独陈列在专业的玻璃陈列柜里，这样一来，博物馆终于摆脱了过去陈列体系混乱、展品庞杂罗列的印象。

1959年，美国史密森尼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厅里诞生了一座高达4.5米的猛犸象标本，为了让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对自然科学产生更为身临其境的体验，工作人员耗费了整整16个月的时间才制作出这头足以以假乱真的猛犸象Henry。这个时期博物馆在一系列争议中逐渐转型成为公众休闲娱乐必不可少的场所，这样的转型促使博物馆将焦点转移到“服务大众”上，无论是内部空间利用、展品陈列设计还是展览规划都开始把观众的参观体验视为最高准则。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所有其他的标本都同Henry一样，被科学家细致还原了神态和动作，他们还在展框内搭设



01. 芝加哥科技与工业博物馆内，以圆柱形灯箱形式陈列的元素周期表 02. 展出于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的A-4/D-2火箭及其相关设备，博物馆在陈列时特地将火箭表面镂空，以便观众在参观时能看清火箭的内部构造 03. 英国伦敦历史博物馆内部电动扶梯，扶梯穿过彩色地球模型通往博物馆内的地球展厅 04. Simeone基金会汽车博物馆由21个展厅和65辆永久收藏的古董车组成，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博物馆之一，其馆藏被称为是“世界上罕见和重要的赛车和跑车最好的藏品”



01



02

01. 墨西哥艺术家Damián Ortega热爱将东西拆开然后再按顺序摆放，图为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拆掉一辆大众的甲壳虫汽车，在展览中按车的构造将每一块组件悬挂起来，以这种特殊的展陈方式探讨在批量生产中单个零件与生产结果、装置作品与展陈空间之间的关系。02. 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内部陈列的道格拉斯DC-3，它被认为是航空史上最最具代表性的运输机之一。03. 英国艺术家Fiona Banner 2010年在泰特不列颠美术馆展出的装置作品，她将真实的战斗机倒挂在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美术馆中央，企图在庞然大物身上创造出优美而感伤的意味。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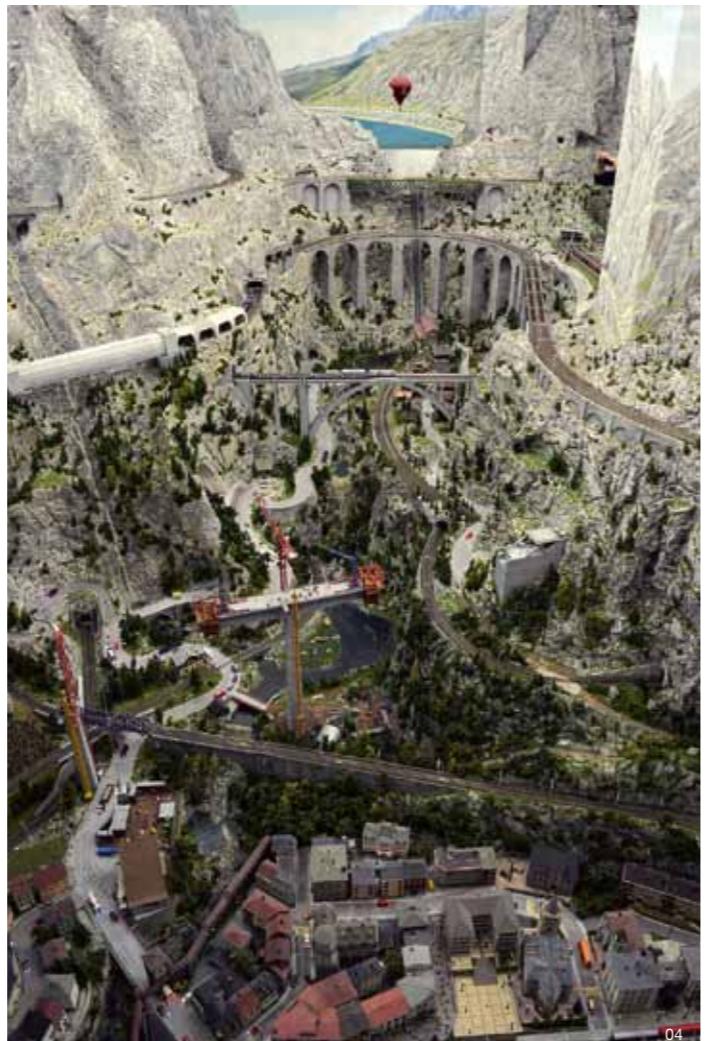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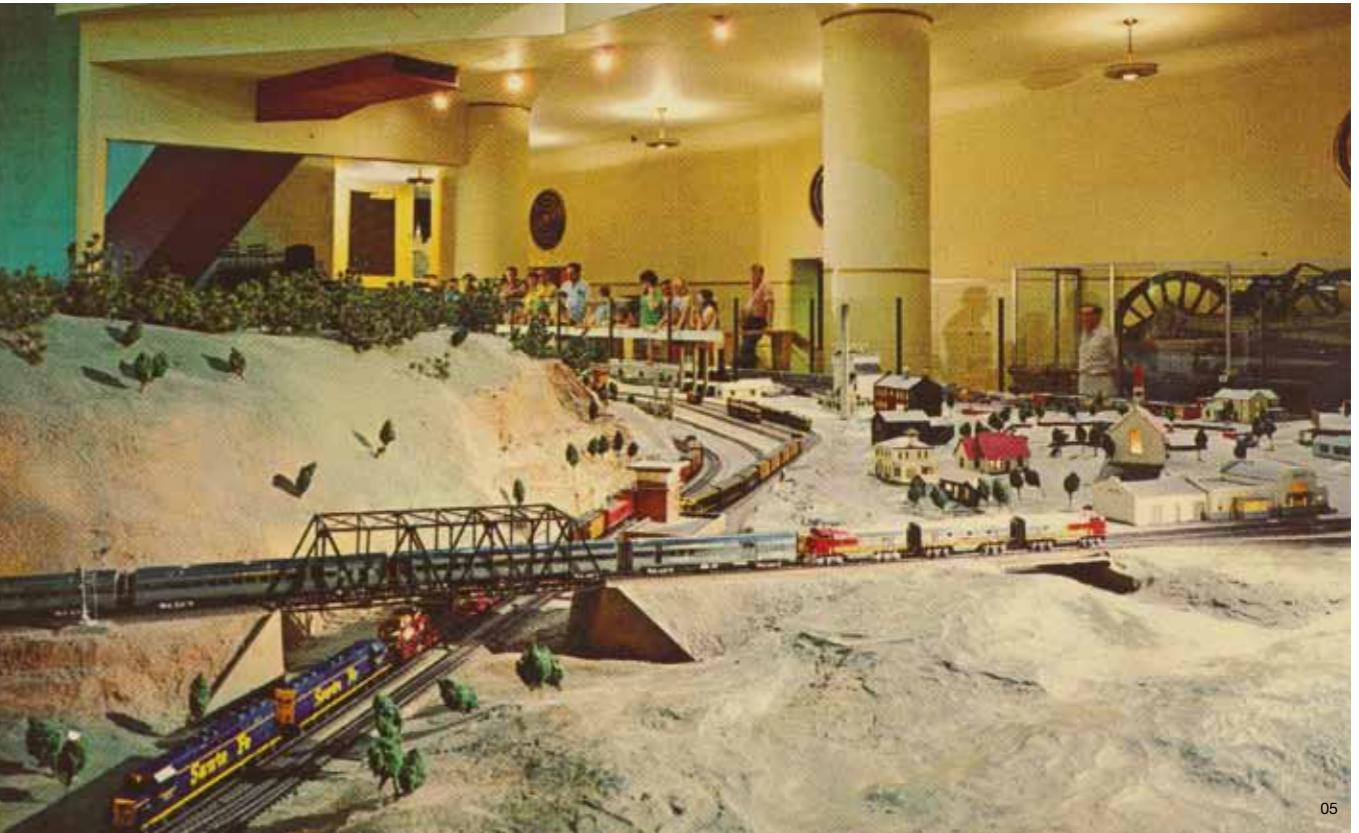
02



03



04



05

微缩景观世界位于德国汉堡，展示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模型，整个展厅用灯光模拟昼夜现象，每15分钟变换一次。除此之外，微缩景观世界还展示世界上最大的动态铁路模型和全世界最小的飞机场 01. 飞机场模型 02/03. 城市港口模型 04. 山间铁路模型 05. 芝加哥科技与工业博物馆内的微缩城市模型 06. 汉堡微缩景观世界规划平面图局部

动物生存环境的实景，几乎“复活”了每一个标本。

10年来壁画首次被人看见，并且在此之后它便再也没能现身于众。

然而这座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呈现给参观者的展品还仅仅是它的冰山一角，世界上每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都有一整套科学藏品，但这其中通常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曾经被展出过。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品也规模惊人，这些藏品虽然未曾出现在观众面前，却是科学研究者的珍贵资源，如果有人需要研究一个物种在几个世纪内的演变或是在某个地理区域的分布，参观博物馆里这个物种的“藏宝阁”远比到物种栖息的区域实地考察有效率得多。

毫无疑问，博物馆展览空间的不足只是展品无法被全部展出的原因之一。**那些过去用于陈列的重要藏品如今被遮挡或是替换，更多时候仅仅单纯地因为它们已经不再符合这些博物馆的策展使命，就算是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可能失宠，而还有一些藏品则因为过于脆弱或已经损坏而被封存。**

在美国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里，为了防止破坏某个展览的整体美感，展馆于1969年开始，把西班牙超现实艺术家胡安·米罗一幅尺寸巨大的壁画，藏在了一面临时墙的背后。在此之前，它被永久放置在旋转楼梯旁的第一面墙处，满溢的黑、红、蓝、灰色以及它富有生机的主题总是为人们爬楼梯的举动带来戏剧化的视觉感受。从那以后，博物馆策展人通常在办展览时用一面白色的墙遮住这幅珍贵的壁画，取而代之的是临时展览的某件作品或者展览介绍。尽管胡安的壁画偶尔也能重见天日——上一次是2003年在“从毕加索到波洛克”的展览上，它与展览主题风格切合，因此在展览举办的几个月内，它前面的墙被取走——但这也是

随着虚拟博物馆兴起，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为永久藏品制作数字图像，以期解决藏品无法展出的问题，同时也企图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看到它们的馆藏。

2005年，人们可以从波士顿美术馆的网站上看到威廉·斯波尔丁和亨利·斯波尔丁兄弟所收集的日本版画。加上两兄弟在20世纪头10年收集的这些珍贵版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总共收藏了超过5万幅17世纪到19世纪的日本版画。但两兄弟在把这些画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时，所提条件是永远不展出它们，以确保版画上精致而淡雅的色彩不会因为展出时灯光的原因褪掉。多年以来这些版画一直被保存在黑暗的橱柜中，放在印有编号的档案夹里，完全保持着捐赠时的原样，也正因为这些画作从未被展出过，画中冰蓝色的水、灰白色的天空和浅黄色的船只还保留着1830年在日本时的样子。博物馆在2005年将这些画作的数码档案上传到光放网站上，尽管无法看到原稿，但人们终于可以从网上看到这些作品的样子。

“藏品在线”也许能为博物馆开启更新、更开放的路线，同时附赠给观众一种特别的观看体验，但线上展览的方式对于观看者是否真的有效仍然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01



02

美国史密森尼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保存室，抽屉里是未被展出的馆藏 01. 鸟类部门 02. 昆虫学部门



01

01. 运输恐龙模型前往展览途中



02



03

02/03.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为展柜里的动物标本重新上色和进行清洁



01/03. 朝鲜国际友好展览馆坐落于朝鲜著名旅游胜地妙香山，这里展示了不同国家、组织及个人向金日成和金正日赠送的21.3万余件礼物中的一部分。其中中国赠品最多。图1为馆内金正日蜡像，图3为美国第64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赠送的乔丹签名篮球。02. 金正恩在参观朝鲜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2013 04. 1960年11月5日，“东风”1号发射成功，打破了西方国家“中国的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标志着中国导弹技术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MINISTRY OF TRUTH

意识形态的黑匣子

撰文_沟黛 编辑_2话不说

新古典主义风格曾经在美国和苏联的博物馆建筑史上都扮演过重要角色。前者预示着资本权力的崛起，而后者则彰显着独裁者个人的政治野心。毫无疑问，纪念碑、博物馆，这些公共建筑的存在是权力最好的表达方式之一，不管它来自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对于美国来说，模仿帕特农神庙的风格可以弥补它所缺失的，自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正统”历史传统；而对于苏联来说，那些闪闪发亮的五角星、麦穗、镰刀等，则是古典主义象征手法的再现。

尽管他们也许会拒绝承认其内在的联系——为意识形态服务。

无产阶级的奥林匹斯山

193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埃菲尔铁塔两旁的纳粹德国馆和苏联馆简直较上了劲。苏联馆屋顶之上的巨型雕塑《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充满律动感地举着镰刀和锤子，而他们正对面，纳粹的帝国之鹰的利爪紧握纳粹党的符号。虽然纳粹德国的设计师剽窃了苏联馆的设计，但可以看出，这两个在当时披着欣欣向荣外衣的集权国家，他们所偏好的博物馆口味很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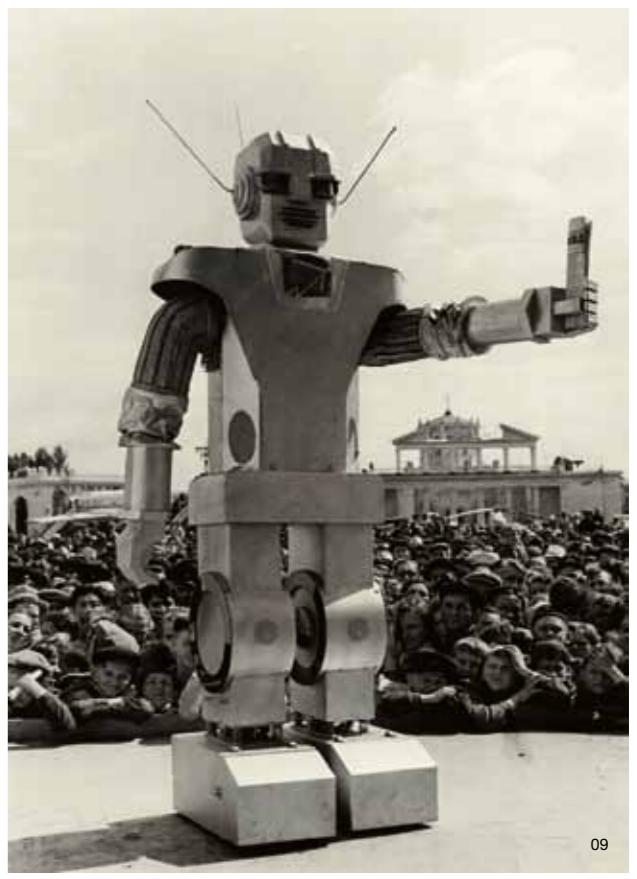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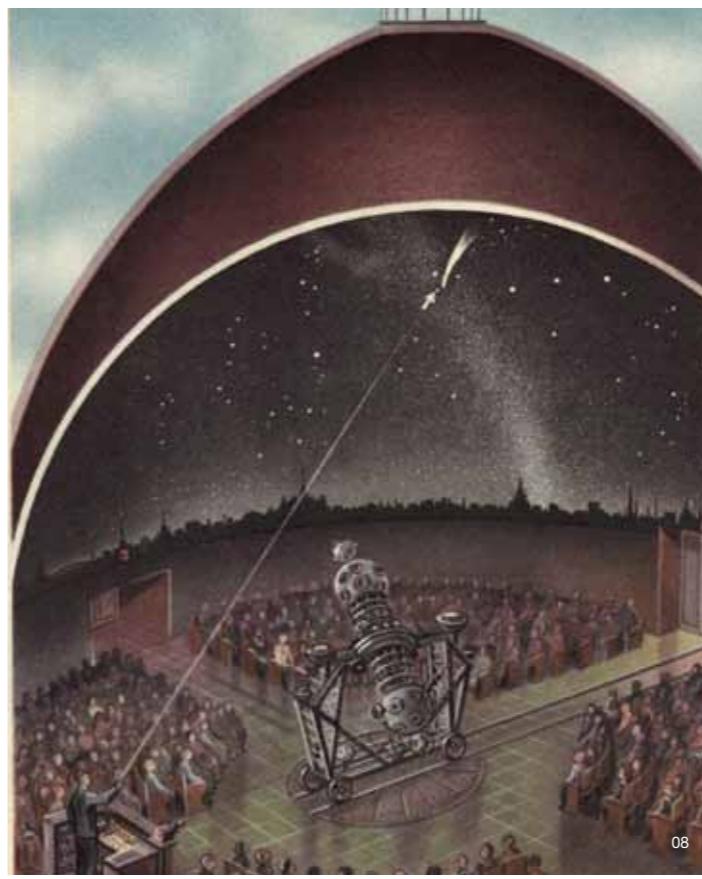
希特勒上台以后，原本博物馆中所展出的凡·高、毕加索、席勒等现代派艺术家的作品，被视为“颓废的艺术”而遭到肃清。已经和苏联撕破脸且开始迫害犹太人的纳粹德国坚信这些现代派艺术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产物，会玷污雅利安人高贵的艺术。希特勒心目中理想的博物馆，应该展示偏古典主义的作品，它们应该描绘体态优美的女体、理想化的士兵形象、伊甸园般的风景等，这才符合优等民族的帝国愿景。如此理想的博物馆，希特勒计划在二战胜利后在奥地利修建，届时纳粹士兵从世界各地掠夺的迎合希特勒胃口的艺术精品都将在这里展出，按照二战纳粹的掠夺数量来计算，这个博物馆不想成为世界最大都难。而这座博物馆的造型，和纳粹建筑一样，倾向于希腊、罗马这样的古典样式。

苏联的博物馆也有古典主义的偏好，尤其是在建筑设计上。曾经红极一时的响应共产主义集体生活的构成主义风格建筑（通常体型庞大、设施齐全，以服务众多无产阶级民众），和现代派艺术在纳粹德国的境遇类似，不被统治阶级，尤其是开启苏联高度集权时代的斯大林所喜。斯大林的拥护者们支持社会主义建筑吸取各种古典建筑的符号，因为大理石这样的元素，被认定为劳动人民创造的共有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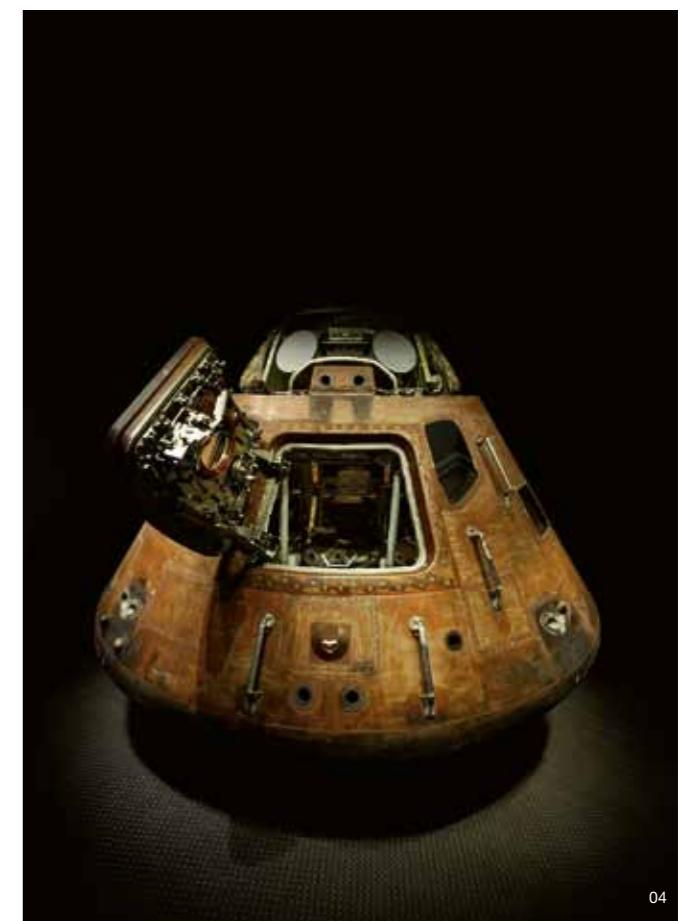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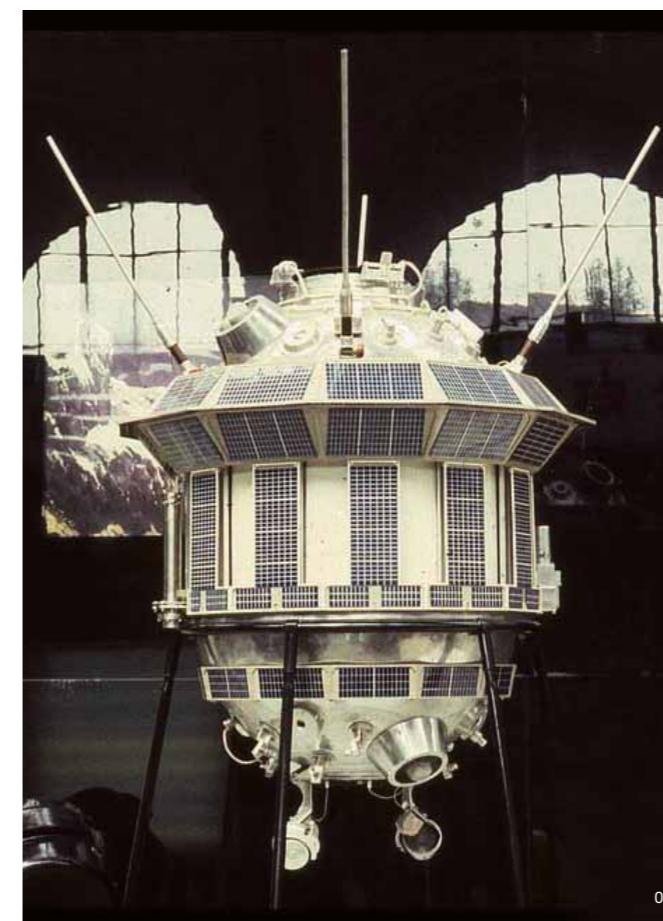
作为1930年代莫斯科总体规划最重要的核心，苏维埃宫是一座囊括了苏联革命博物馆的巨型多功能建筑，设计高495米，100层，意在赶超“美帝”的摩天大楼、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楼顶上80多米高上千吨重的、与自由女神叫板的列宁雕像为其贡献了不少海拔），其最终采纳的蛋糕式样的层叠向上、塔形结构的设计方案，披着怪异的古典主义外衣，一举击败了柯布西耶这样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投稿设计。另一个典型建筑（或者建筑群）是占地300公顷的“全苏农业展览中心”，它由80个展馆（联盟国家的小型博物馆）构成，以展示苏联各成员国的科技、农业、经济等领域欣欣向荣的成果，这些大同小异的展馆建筑在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加入了各种通俗易懂的符号，劳动工人的场面可装饰在希腊神殿般的外立面上、丰饶的蔬果雕塑更可以堆放在无产阶级的庙堂之顶。

而这两个建筑分别可以折射出苏联博物馆意识形态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苏维埃宫将苏联革命博物馆设置在内的构想，等于在刚刚确立的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国家心脏、城市中心设置了一个“放射源”——据苏联论文集《苏联博物馆事业》所讲，在苏联庞大的博物馆网络之中，苏联革命博物馆等历史类博物馆为全苏联的领头博物馆，苏共意识形态的射线，以这里为中心，发散到各盟国效仿苏联领头博物馆所建立的次级领头博物馆（比如白俄罗斯建造了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又经各国领头博物馆折射到各盟国的各省、州的博物馆，以及各种苏联名人博物馆、各种成员国之间的友谊博物馆。而一些看似和意识形态无关的博物馆，也被打上了红色的烙印，比如莫斯科的面包博物馆会开辟展区介绍各盟国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面包。

全苏农业展览中心则事无巨细地展示了一个横向的理想化的宣传图景，各盟国衣食无忧、歌舞升平，好像是一张交给列宁的答卷，因为后者曾在十月革命之后号召：“只有掌握人类发展中所创造的丰富的知识，并加以利用，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但这张答卷似乎有些答非所问，比如曾经“供奉”机械化专家和女拖拉机手的“机器制造馆”，并没有准确回应科技进步的问题（实际上苏联专门设立的科技类博物馆少之又少，类似的陈列多融合在各地的反映当地社会主义建设的综合性博物馆，以及全苏农业展览中心各科技场馆之中），而是偏颇地摆出一副与美国冷战太空竞赛叫板的姿态，在上世纪50年代末更名为“宇宙



斯大林风格建筑呈现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对共产主义国家影响深远。01. 全俄展览中心，原称“全苏农业展览中心”，是莫斯科一片近300公顷的区域，这里集中了按不同联盟国家和主题划分的80个展馆。图为主展馆，1939年开放 02. 上海展览中心，原名“中苏友好大厦”，1955年建成 03. 朝鲜革命博物馆，前方是巨大的金日成铜像（2012年又增加了金正日铜像），平壤，1948年建成 04.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原名“列宁博物馆”，列宁像本位于场馆前方的城市中央广场，1991年被移至博物馆后方（如图），比什凯克，1984年开放 05. 胡志明纪念堂，河内，1975年落成 06. 毛主席纪念堂，1977年落成 右页：07. 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中央大厅并没有实物展示，而是以一无名苏军战士铜像为中心，环以战争场面的浮雕以及英雄姓名 08. 明信片所描绘的原全苏农业展览中心太空馆内景，1954 09. 原全苏农业展览中心电气化馆门前展示的机器人，1959



01/02. “发现者”号航天飞机是所有美国航天飞机中执行任务最多、将宇航员送入太空最多的一架。其服役27年、太空累计飞行2.38亿公里，退役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将其运往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永久展出。图1为“发现者”号位于博物馆内。图2为运输途中，它正飞过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上空，2012年4月17日 03.“月球3号”是苏联于1959年10月4日发射的无人月球探测器。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拍到月球背面照片的航天器。苏联天文学家根据所获照片对月球背面的地貌进行了命名。原全苏农业展览中心太空馆，1969 04.“阿波罗”14号任务是人类第三次成功登月的载人任务。图为“阿波罗”14号任务返回舱，肯尼迪航天中心，2009



01. SR-71“黑鸟”是美国空军所使用的一款三倍音速长程战略侦察机，能以3马赫的高速躲避敌机与防空导弹。实战记录上，没有任何一架SR-71曾被击落过。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
02. 艾诺拉·盖(Enola Gay)是美军一架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日本时间1945年8月6日早上8点15分，它于广岛上空掷下“小男孩”原子弹。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
03. 喷火战斗机(Spitfire)是英国在二战中最重要的战斗机，其在不列颠之战中与德国空军主力Bf 109对峙，创造卓越战绩。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
04. 1945年，瑞典国防部委托萨博集团研制一款先进的喷气战斗机，一款外形略为矮胖的飞机应运而生，绰号“飞桶”(实飞中很敏捷)。瑞典瑟德港F15航空博物馆

馆”后，其大肆展出各种和无产阶级衣食住行关系不密切的卫星，门口广场上还竖起了载着加加林飞往太空的“东方号”飞船模型。

苏联解体后，曾经作为集权话筒的博物馆体系分崩离析。**将俄罗斯最大的东正教教堂推倒而建的苏维埃宫始终没有完成，在赫鲁晓夫时期干脆将其改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红色政权完结后，它又重新被改建回救世主大教堂，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全苏农业展览中心，则完全褪去了博物馆的性质，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展览中心，召开些会议，举办些演出。而在原有的博物馆丧失话语权的同时，苏联时代原本稀松平常的生活物件也发生了异化，反倒成了新时代博物馆的展品，“反咬”了曾经的“红色帝国”。比如，曾经120个苏共党员的证件皮套，在苏联解体后曾被一位迫于物资紧缺的父亲购买，并被缝制成一件皮衣，穿在了作为俄罗斯新一代的少女的身上。

自由主义者的万神殿

提到美国的博物馆，绕不开史密森尼博物院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体系。19世纪20年代，也许是美国这个通过独立战争告别旧制度、走向民主的“大沙拉碗”中看到了大破大立的希望，英国的著名化学家、矿物学家詹姆斯·史密森尼把所有遗产都留给美国政府（在其侄子没有子嗣的情况下），“用于增进和传播人类的知识”。史密森尼眼中的旧制度，与他在英国因皇室私生子的身份饱受歧视的经历有很大的联系。

史密森尼所捐赠的相当于当时美国政府1/66预算的50万美元，造就了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历史博物馆、艺术和工业博物馆等19个博物馆在内的庞大体系。史密森尼博物馆群主要位于华盛顿的显要位置——国家广场的四周，与东西两侧的美国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共同构成了整个城市的大中轴线。这些博物馆不光有国会大厦一统的希腊、罗马式的古典建筑式样，它们更多在呼应这些古典建筑式样所对应的“新罗马”式的暗喻，即映射曾经罗马帝国权力制衡、民主、自由、进步等理念。美国早期建立的博物馆中，乔治·华盛顿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所穿的制服、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时所用的书桌、亚伯拉罕·林肯遇刺当日所戴的高帽子、爱迪生申请专利的电灯泡无不唤起美国民众的自豪的认同情绪。也许受了这些如万神殿般建筑群的“庇佑”，如今的美国已是世界的无冕霸主。

而就在光鲜的自由民主光辉下，美利坚巨人的阴影也被博物馆无意识地展露出来，或者说，博物馆的展览本身就是一种国家意识。对待美洲曾经的印第安人遗址，犹他州印第安群落考古基地博物馆对美国人曾经的残暴只字不提，只是在解说词里写道，“这些属于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遗物，是一种脆弱而不可替代的历史线索，它提供给专业和非

专业人士去探究这些先民曾经怎样在这里生活。请你怀一份尊重和关怀对待这些遗迹，使我们的后代能有机会来欣赏我们的遗产。”重审美国黑人的历史，史密森尼学会美国黑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网站也没有展示捆绑黑奴的枷锁，却彰显了黑人卫理公会和新教圣公会教堂的长凳的造型等猎奇内容（美国黑人历史文化博物馆2016年开馆）。而面对二战历史，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50周年时，毫无感情地展出了投放原子弹轰炸机的机身，虽然展览因没有突出投掷原子弹的原因以及原子弹对于结束二战所起的作用而招致舆论攻击，最终取消，但即使凸显了原子弹的作用，这次展览终是战胜国姿态的自圆其说——原子弹是否合理，至今仍在争论。

冷战时期，博物馆作为文化机构，毫无疑问也成为输出意识形态的炮台。美国中央情报局除了建立诸多与苏联对立的机构（比如苏联的国际民主律师协会vs美国建立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把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也列为业务合作伙伴。**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艺术门类博物馆所辛苦耕耘的现代艺术，也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输送到国外的武器（强调个体表现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被美国文化部官员认为可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相抗衡）**，所以1946年，美国国务院从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买来69位艺术家的117件抽象艺术品，一半以上输送到了当时的红色东欧，还有一部分瞄准中国和远东地区——虽然展览因纳税人不满早早收场，但博物馆参与的冷战，美国最终获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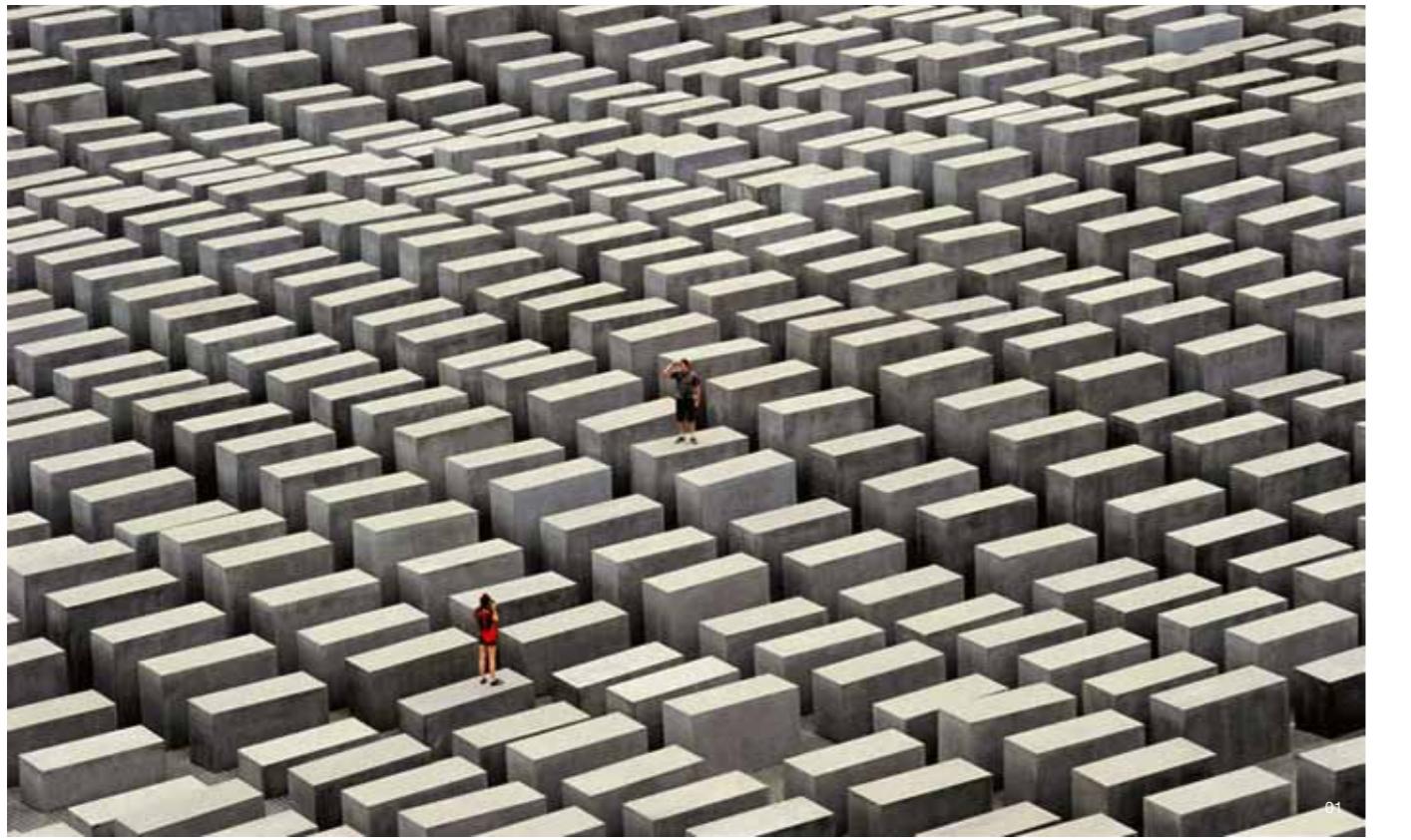
冷战的胜利毫无疑问又被其他博物馆记录，成为全新的宣传材料。2010年成立的新闻博物馆展览了一部分重约24吨的柏林墙原物，连同列宁雕塑被推倒、戈尔巴乔夫签署苏联解体文件的新闻图片报道，成为该博物馆所浓缩的500多年来的新闻事件的一小部分。

这家可能是世界上互动能力最强、耗资最巨的博物馆，拥有现代建筑的玻璃外壳，它的正对面是一堵等高的灰色墙壁，墙壁上刻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全文：“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它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这条大街，连接着白宫和美国国会大厦，相当于美国的长安街。

博物馆自诞生起，便是意识形态的积极塑造者。静态的典藏之后，更承载着骄傲的胜利、傲慢的偏见、刻意的遗忘，以及精致的谎言。美国的博物馆多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带着文化沙文主义的意图。而苏联的博物馆始终营造着一种看似严密的乌托邦般的梦境，梦醒之后，再无踪迹。



左页：朝鲜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现代化装备展厅，平壤 右页：01. 荷兰皇家海军“金枪鱼”号潜艇，荷兰海军博物馆，荷兰港市登海尔德 02. 中途岛号博物馆前身是中途岛号航空母舰，1992年退役。2003年其被改装为博物馆，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03. 华沙起义是二战中波兰地下军反抗德国占领军的战役。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命令将华沙夷为平地。图为华沙起义中地下军所用手枪，华沙起义博物馆 04. M26潘兴坦克1945年问世，服役于美军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武装部队及军事历史博物馆 05. 自苏联1947年研发出AK-47步枪，其已经出现在全球92个国家，参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90%的战争。AK-47步枪似乎也成为了反美的标志，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到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都曾经手持AK-47步枪留影。图为贴金AK-47步枪，来自伊拉克，伦敦设计博物馆 06. 防空导弹，斯洛伐克Piestany军事历史博物馆 07. M16步枪自1963年开始就成为美军的标准武器配置。两者相比，AK-47步枪操作更简单，故障率更低，但是M16步枪更轻便，射击准确率更高。图为M16A2步枪，瑞典军事博物馆



建筑本身也可成为叙述的载体，20世纪犹太民族的被迫害史便以此种方式嵌入到柏林地景中。01.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位于柏林市中心，占地1.9万平方米，由2711块高低不同的水泥石块组成。设计师艾森曼表示，整个雕塑意在产生一种导致人心神不安的氛围 02/03. 里伯斯金设计的柏林犹太人纪念馆新馆也将空间本身视作犹太人历史的诠释。扭曲的建筑外形源自被切割后重组的大卫之星（犹太文明的象征）。此外，馆内所有通道、墙壁、窗户都是倾斜的 04. 以色列艺术家马纳舍·卡迪希曼用3厘米厚的钢板制作了1万个不同的、粗糙的、双眼和嘴部都是张开的面孔，铺满整个地面，并允许访客踏上，这个展览称为“落叶”。图为游客在此悼念

RESONANCE OF TRAUMAS 伤痛共振的场域

撰文_布价媞晴达 编辑_2话不说

废墟之上

Rebecca Solnit 在《从地狱之中建造天堂》一书中，检讨了自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以来各式各样灾难的案例，得到一个结论：“特别的共同体，出现在灾难发生时。”

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经历过2011年日本大地震，在反思这场灾难时，他同意Solnit的观点：“通常人们相信，既有秩序崩坏的时候，人类将陷入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因此国家是必要的。但事实上，在国家秩序里互相畏惧的人们，却在灾难的失序中，发展出与国家不同的、自发性的秩序，创造出相互扶助的共同体来。”柄谷相信，基于这个理由，对于日本而言，废墟之上，不是毁灭而是重生。

表达伤痛的纪念博物馆是连接废墟与重生的桥梁，它发生在群体自发表达哀悼行为的需求和国家秩序重建需求之间。它诞生于废墟之上，重生之前。这是它作为城市文明的意义。

丰碑

伤痛博物馆就像人类的一道道伤疤，疏于日常，却横亘心底，它们随时可能破裂，牵动观者的神经。博物馆的外在设计构成了伤疤不同的形状。

这些伤疤有时一目了然。很多历史上恶贯满盈的建筑，最后都被改建成了纪念馆，死亡或恐惧的气息久久不散。有些博物馆直接来自于集中营，比如纳粹最大的集中营奥斯维辛，它夺去了600万犹太人的性命；曾被称为“有毒的高地”的吐斯廉屠杀博物馆，连同其他暴力机关发动红色高棉大屠杀，造成了柬埔寨1/7人口非正常死亡。还有些博物馆来自高压的政府机关，被称为史塔西的前东德秘密警察总部曾造就了东德庞大的告密者网络，从市民男女调情到每周倒几次垃圾的日常生活都被监控以寻找潜在的阶级敌人，这座四平八稳的苏式建筑仍让老一辈人无所适从，感觉“老大哥在看着你”。

伤痛的钢筋水泥外壳，有时也可以很抽象。丹尼尔·里伯斯金所设计的柏林犹太人纪念馆蜿蜒、扭曲，造型取自犹太人的宗教符号大卫之星，营造出了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暗示了犹太人当时的处境。中国建筑设计院李兴钢工作室所设计的建川文革镜鉴博物馆暨汶川地震纪念馆则在很多建筑细节上呼应了天灾（汶川地震）人祸（“文革”）相互鉴戒的初衷——相互叠加的两个博物馆，“文革镜鉴馆采用了白色喷漆花纹钢板，纯净、抽象、虚幻，让人体验极端的狂热而失序”，“地震馆则保留原始的混凝土墙浇筑和砖墙砌筑痕迹，只做局部简单刷白，粗粝、具体、真实，使人感受到痛切的悲惨和震撼。”

还有些时候，博物馆的“伤痕体质”直接刻画在城市的肌理之上。丹下健三所规划设计的广岛纪念建筑群成为广岛战后重建的一环：被核爆摧毁一半的产业奖励馆与和平广场上的低厚形状的慰灵碑遥相呼应，在一旁的爆炸陈列馆以钢铁支架架空——这些建筑建于一片废墟的城市中心，传达着建造和平

纪念城市的理念。9·11纪念馆则重塑了另一种城市肌理。被炸毁的双子楼遗址被设计成为水池，水池四周的墙壁上设有美国最大的人工瀑布，水池宽阔规整的边沿铭刻遇难者的名字，而这样“露天”广场似的纪念馆则围栏是纽约林立的摩天大楼，游客从四周楼宇之间交汇而来，人们在流水映衬、绿树环绕的日常氛围中，“释放情感、获得安慰、互相团结、寻找力量”。

重现

如果说伤痛博物馆的建筑空间等同于伤疤的形状，那么博物馆内部的展览，则传达了这道伤疤无法愈合的疼痛。而不管展馆采取如何专业、另辟蹊径的展陈设计，因灾难逝去的人，因逝去而哀悼的人，是博物馆永远的核心关注点。遇难者的名字、照片、遗留下来的物品，通常被设计在显要的位置，这里不多赘述。但为了增加人们对受害者数字更为具体的感受，特殊的博物馆陈列设计应运而生：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设置了每间隔12秒便会滴下水滴的多媒体投影，以模拟南京大屠杀每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的密度；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把受害犹太人的鞋子堆积成山，鞋子可能是很多被投入到焚尸炉的犹太人的唯一遗物；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直接开放了被害者的墓地，残缺不全、表情惊恐、衣衫褴褛的5万具干尸、骷髅被一一展示；而柏林犹太人纪念馆新馆很多空间没有展示，或者说它展示了死亡的虚无，空荡逼仄的空间本身和纳粹德国毁尸灭迹的历史相应。

为了更确切地体验逝者、受害人面对灾难时的感受，“灾难重现”这样的设置也常见于博物馆的展览空间。汶川大地震博物馆通过模拟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的模拟地震厅重现山崩地裂的恐惧。吐斯廉屠杀博物馆以看似笨拙粗糙的宣传画介绍了被害人遭受恐怖戕害的多种方式，割喉、铁钳夹断手指、钢针穿刺头骨等恐怖画面，并未因宣传画的卡通形式而降低效果。而立陶宛维尔纽斯的冷战地堡则通过3小时的“穿越”互动，让观众一览苏联统治时期的高压氛围（游客必须签署的条款包括，“一旦有不服从的情况发生，游览者将受到心理上或者肉体上的惩罚”）。

对于逝者的亲友，伤痛博物馆还包容着那些无处安放的悲恸，如9·11纪念馆地下大厅的铭刻：“日夜轮转，仍无法将你从记忆中抹去”。而切尔诺贝利博物馆陈列的那些日本儿童的礼物——包括小朋友折的千纸鹤、祈求和平的彩笔画等，则体现了那些被收藏的伤痛和世界的对话。

近年来，包括伤痛博物馆在内的灾难纪念场所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观念（黑色旅游）。通过大量游客的引入，那些被展示的伤痛，渐渐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社会记忆。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总能改头换面地出现。所谓悲剧，不过是记忆在与遗忘的抗争中，落了下风。





01



02

01. 胡慧姗纪念馆模型，以寻常的救灾帐篷为原型，外表刷青灰涂料，没有多余的技巧 02. 透过纪念馆前门，可以看到室内的红砖和胡慧姗短暂一生留下的纪念品

MEMORIAL 最小纪念馆

撰文/采访_张云亭



刘家琨

“人又为什么要记得？为了确定真相，还是为了公平？所以他们可以释放自己，然后遗忘？是不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
——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尔的悲鸣》

胡慧姗纪念馆位于四川大邑县安仁，周边田野竹林环绕，不远处就是汶川地震博物馆。它外形就像是救灾帐篷，只不过是灰泥造就，而非尼龙布料。室内采用红砖铺地，两侧墙上陈列胡慧姗短暂一生中留下的少许纪念品：照片、书包、笔记本、乳牙、脐带。

“它就是给一个最最普通的生命做的一个最最普通的建筑。”刘家琨说。在此之前，还没有建筑师为灾难中逝去的普通个人建造纪念馆。在这栋只有19平方米的建筑上，刘家琨严谨克制，几乎没有使用任何设计技巧，这本身也体现出建筑师对生命的尊重。在这座小小的纪念馆里，朴素，成为对生命最好的表达，抚慰了人们的心灵。

“我不知道我想出资修建的这个小小纪念馆是不是世界上最小的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是为他们的女儿，也是为所有的普通生命——对普通生命的珍视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在胡慧姗纪念馆建设之初，他这样写道。

“对普通生命的珍视”道出了这座纪念馆的核心意义，它是在集体意识

的记忆之上，试图建立起对单个生命足够的尊重。这种尊重在其他一些纪念馆上也同样有所体现。比如，建筑师皮特·艾森曼所设计的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就广受赞誉，在这个纪念馆上，他把展览空间放置在地下，而在地上，则安放了2711块高低起伏不平的混凝土板。人们在这些混凝土板之间穿行的时候，一种对逝去生命的肃穆感油然而生。

比艾森曼更激进的建筑师如丹尼尔·里伯斯金，更关注自己所设计的犹太博物馆将为参与者带来何种感受。他在《Breaking Ground》一书中形容这是个虚空间，因为“当整个社群被彻底消灭、个人的自由被彻底剥夺，当延续的生命被残忍打断，生命的架构因而扭转、改变，无以复加，一种偌大的虚无便随之产生。”

不管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切尔诺贝尔核事故，还是21世纪的“9·11”、汶川地震、福岛核泄漏等，每一个世纪，人类都在面临自己的时代的创伤和灾难。鉴于人类是如此善忘的一种动物，纪念馆这样的公共空间就变得尤为重要。这是其中一个纪念馆应该永续存在的重要理

由。毕竟，大部分的建筑，诚如艾森曼所说——“我们所记得的建筑，从未抚慰过我们。”

Q: 新视线 A: 刘家琨

在胡慧姗纪念馆里，我们看到了普通生命得到了纪念。但从建筑上来说，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你当初是如何选择哪些元素必须要有，而哪些元素没有必要存在？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纪念馆是以当时救灾现场随处可见的帐篷为原型；它既是当地群众和救援人员的集体记忆，也是我的个人记忆。当和胡慧姗父母商定了要做一个纪念馆后，我立刻就想到了帐篷。帐篷在地震中是大家看得最多的，跟地震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我以帐篷为原型。

胡慧姗纪念馆是我自发做的，没有委托方，这里面很多看似没有技巧的成分，和这个事情本身也是相对应的。这么小一个房子，和一个十几岁的普通少女那种状态结合到一起，促使我采用相应的最朴素的方式。所有的这些设计的手法都是反技巧的，不做过多修饰，排除一些炫技的或者建筑学的风格成分。建筑其实可以直达人心，而不仅仅是物质和审美，放下自我表现的欲望，作品会更有力量。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用再生砖，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来炫耀一个建筑师工作的东西，

这个馆和再生砖是两件事，各是各，不必混合表现，所以就取消了。其实它就是给一个最最普通的生命做的一个最最普通的建筑。

丹尼尔·里伯斯金和皮特·艾森曼向我们展示了两种风格的纪念方式，前者以更激进的态度展示建筑空间可以如何拓展一个纪念博物馆的边界，而后者则因其低调和更具纪念意义的象征性被人喜爱。你更倾向于哪个方式，或者两者都不认同？为什么？

都认同，但更倾向于后者。二者的关注点不同——前者更关注建筑，从建筑设计语言层面探讨；而后者更关注对象本身。

它是要描绘一个永恒的灾难受害者，还是要让纪念的形式更能触动人心？是为了纪念。第一想法是安慰胡慧姗的父母。我发觉当时情况下经济援助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都不想活了。我是四川人，理所当然想做点什么，而我正好是个建筑师，最擅长的就是修房子，于是就想到修一个纪念馆。

如果是这样，它比墓碑更多的价值是什么？普通人有墓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普通个人从来没有过纪念馆。我希望人们意识到遇难的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而不仅仅是些官方数字。



古根海姆博物馆在西班牙毕尔巴鄂开设的分馆，博物馆建筑由明星设计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操刀设计，因其造型奇特的建筑外观和古根海姆企业化的营销模式，分馆开幕后几年之内成功吸引数百万参观者，同时令原本经济萧条的毕尔巴鄂依靠旅游业“起死回生”

MUSEUM AS A SELLING MACHINE

展览贩售机

撰文_顾灵 编辑_南子北木

如果从1759年大英博物馆初次对公众开放算起，“为大众服务”的博物馆机构已经走过256年历史。紧随其后的卢浮宫，坐拥全球博物馆观众人数之冠，在法国大革命后成为全球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正式开放于1793年，距今也已经222年。

两三百年间，全球博物馆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近6万座，博物馆从展览馆陈、研究历史文化的传统角色转型为积极的展览活动策划者与当代文化的推动者。然而，博物馆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和价值正在面临新时代的挑战。

这是商场和便利店的时代。作为城市生活空间，百货商店将越来越多的功能纳入自己的空间内：吃饭、购物、买菜、开会、健身、买书、看电影几乎满足了当代都市人全部的生活所需。大多数的闲暇时间，你也许不是在商场，就是在去商场的路上。

众多私人博物馆、品牌博物馆的加入，则提供给参观者多样的选择。由来已久的策展、教育机制和展陈方式如何吸引观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可以吸引他们？博物馆是否应该营利以及靠什么方式营利？它是否应该向商场和百货商店借鉴经验？

2000年秋，大英博物馆决定将其已有150年未对公众开放的庭院改造成为一个室内广场。这个占地约2英亩的广场由一个巨大的钢架玻璃顶覆盖，周围新设置教育中心、展览中心等文化设施，位于中央的图书室被精心重建，作为公共参考图书馆重新开放。嵌于老馆中的新馆有效缓解了大英博物馆老馆的人流压力，为这座百年建筑带来了新生。

博物馆连锁店

2002年暑假里的一天，大英博物馆关闭了所有展厅，工作人员因为政

府提议的裁员150人和关闭某些展厅的计划而决定在这天举行为期24小时的罢工，这是大英博物馆250年历史里第一次因为这个原因停止对公众开放。在英国政府新公布的削减开支计划中，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失去了大量的政府资金援助，各大艺术文化机构不得不因此减少各种艺术开支，连大英博物馆这样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也难以幸免。

欧洲大多数国家博物馆的运营依靠政府拨款，过去十几年间欧洲经济的不景气使得政府大肆削减对博物馆的资助，“今日暂不对外开放”对许多地方博物馆而言成为常态，大型博物馆临时关闭部分展厅以维持重要展厅正常运作的情形也时有发生，欧洲博物馆因而不得不开始寻求更为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美国的博物馆则有所不同，它们的主要资金往往来自个人捐赠，政府并非一毛不拔，只是主要的投入都用在了国立的史密森尼博物馆系（由

19所博物馆和美术馆组成）；政府还立法向非营利组织提供税务减免与租金优惠，不过享受这些福利也意味着机构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除去政府拨款之外，慈善基金会是博物馆的又一重要募资来源，不同的基金会会有各自不同的兴趣目标，电影、工艺这些类文化产业通常是基金会扶持的方向，基金会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博物馆董事会的座上宾。

美国博物馆还邀请社会名流与商业力量作为它们的资助委员会，并且担当博物馆运营的策略制订与决策职责，馆长及其带领的团队则负责具体执行与运作，从连锁模式到兼并再到联盟，其运作日渐趋于彻底的企业化。以古根海姆基金会旗下的全球博物馆网络为首——威尼斯、毕尔巴鄂、柏林以及最新的阿布扎比跨国经营，开设分馆这一手法也为欧洲多家老牌博物馆争相效仿；蓬皮杜2010年在梅兹开设分馆，卢浮宫2012年在法国北部的朗斯开设分馆。博物馆连锁经营的背后除了强势的品牌输出之外，还有种种国家文化策略的植入，以及所谓的“毕尔巴鄂效

MUSEUM INDUSTRY

古根海姆“连锁店”

编辑_南子北木 设计_Yumo



Solomon R. Guggenheim



1959

纽约古根海姆
纽约古根海姆开幕，博物馆建筑由Frank Lloyd Wright操刀设计，开幕当天，无数人排队体验建筑，同时参观了展示美术馆经典馆藏的开幕展览

1937

古根海姆基金会正式组建，创始人为Solomon R. Guggenheim及其顾问Hilla Rebay



Thomas Krens

1979

威尼斯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成立，建筑曾为Peggy Guggenheim私人住宅，并用以存放其收藏，后全部捐赠给古根海姆



Peggy Guggenheim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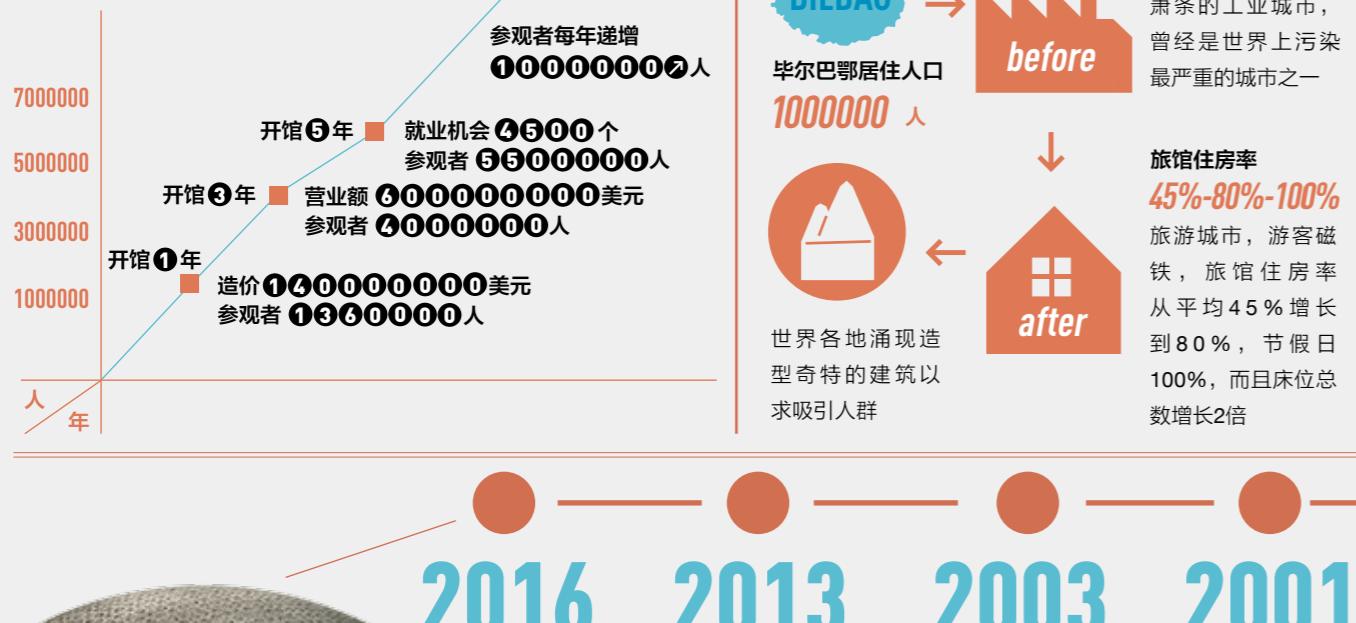
毕尔巴鄂分馆、柏林分馆开幕，古根海姆在毕尔巴鄂的分馆因其奇特的造型引起旅游狂潮，使毕尔巴鄂曾经一蹶不振的经济奇迹般复苏



1988

Thomas Krens就任基金会总裁，古根海姆开始扩张计划

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分馆



阿布扎比获得法国卢浮宫授权，将开设卢浮宫分馆，预计2016年开幕

阿布扎比分馆即将开幕，这将是全球最大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柏林分馆关闭，未公布具体原因

拉斯维加斯分馆关闭，标志着向美国西部扩张计划的失败

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艺术博物馆之一，它自198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地开设分馆，逐渐形成一种类似企业连锁店的经营模式，这同时也让它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甚至引发业界的讨论和争议



巴西尼特罗伊当代艺术博物馆坐落在尼特罗伊市海滩边的悬崖上，由巴西名声显赫的现代建筑大师奥斯卡·梅尼耶(Oscar Niemeyer)亲自设计，博物馆每年都举办多种现代艺术展览，已成为里约热内卢重要的旅游景点和地标性建筑之一

应”，即“文化兴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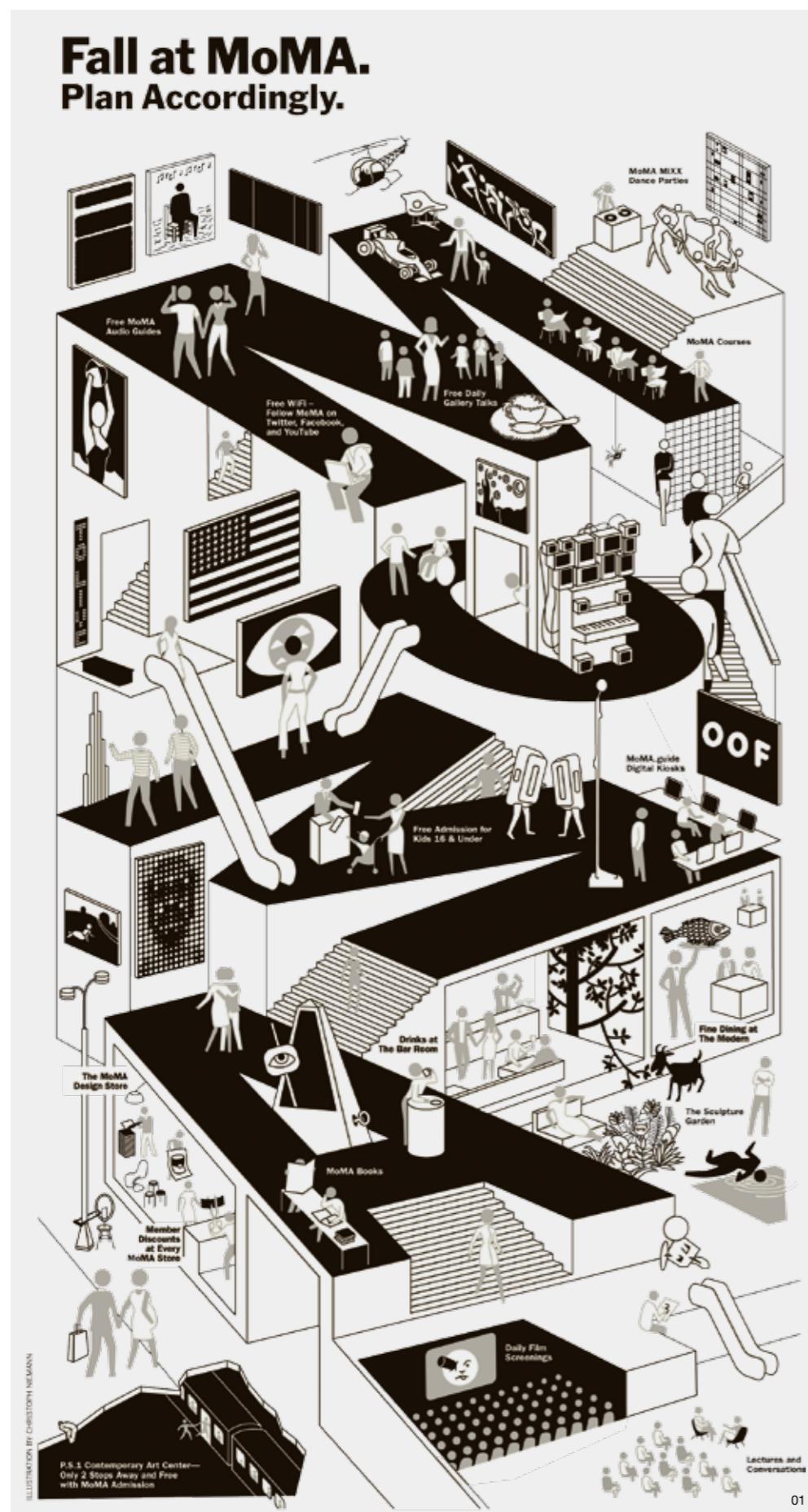
毕尔巴鄂这座西班牙小城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造船和钢铁行业的衰退而逐渐衰败。1997年，古根海姆基金会邀请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在这里建造一所新的美术馆，其造型奇绝的建筑和世界级的艺术品号称每年为这里带来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一看似理所当然的成就买单。有数据显示，1997年也恰是廉价航空公司airberlin与easyjet在毕尔巴鄂设立航线的年份，保不准每年增多的游客更多是来自廉价航空的功劳。

法国梅兹与朗斯同毕尔巴鄂不乏相似之处，两地都是曾经的煤矿产区，但在法国关闭所有煤矿之后一度颓败、发展停滞。法国政府也希望通过对设立文化机构来带动当地的旅游业及至相关行业的发展，只是这种将城市发展战略聚焦于兴建一座新博物馆的效果正如毕尔巴鄂现象本身一样难以评估。可以确信的是，西方国家在制造业优势被亚洲经济体所取代的同时，文化输出逐渐成为一种暧昧的经济模式，类似于古根海姆这样将分馆开设到海外的巨型跨国企业式博物馆，在其文化输出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高昂的专业咨询费、巡展费、策展费与版权费等等，都由亟需文化建设的东亚、中东地区的新兴国家埋单，而这些自然也成为西方博物馆收入的一种新来源。

消费者至上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长达10年并仍在进行中的品牌更新，除了重新设计品牌形象，还对博物馆入口、花园等多处主要的观众聚集空间进行了改造，而其新的位于博物馆街的入口仍在改造中，旨在与相邻的科技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更有机地串联在同一片广场空间。博物馆在对外扩张之余也对内部工作进行着大规模的重新梳理，它们将工作重点集中在改变品牌视觉呈现和推出博物馆衍生品上，而这种工作重心的转变同时也暗示着博物馆的商业野心。著名博物馆内的礼品店如今比大型购物商场更加人流如织，除了别出心裁的店内设计，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设计品、明信片都足以让前来参观的人排起长龙，更何况商店里还长期售卖艺术家授权的限量版作品。

博物馆以摄影形式复印艺术品始于1874年，自1906年开始所有的新藏品都会拍照留作记录，而其中大部分的摄影复印品均有发售，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博物馆出版和复制的名画印刷品与出版物已数不胜数。此外，雕塑和装饰品的种类更是包罗万象：银器、水晶、玻璃、陶瓷品、首饰、领带、丝巾等等。全球第一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店于1910年成立，设于博物馆馆内。现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于全球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共16家精品店，各店平均面积为3000平方尺，在精品店发售



的约85%的产品，乃是由博物馆制造和直接监察生产过程，并只在博物馆旗下的精品店方出售。精品店产品超过两万种，由于对品质要求严格，部分货品更是限量发售，发售货品所得盈利乃用作资助博物馆的运作及服务经费。

除开来自商品的收入，博物馆自主运营的其他收入来源大同小异：门票、借展、巡展、捐赠、赞助、餐饮、会员等，但不同机构的收入比例分布不尽相同。比如门票，从公益出发，绝大多数的博物馆免收门票或把票价定得很亲民；常规馆藏展不收门票、而特别临时展览收门票的情况同样很常见，目前仅凭门票收入就能抵销馆方运营经费的博物馆几乎没有。据美国博物馆联盟的数据，在2012年美国各地博物馆共迎来了85亿参观者，这个数字比所有大联盟活动以及主题公园门票数的总和还多，而西方博物馆观众基础良好归功于长久以来的教育培养与博物馆的社会传播。庞大的参观者数量为博物馆赢得了大型跨国企业、银行和商业公司的青睐，他们成为了博物馆最常见的赞助商，从BP石油对大英博物馆的全馆资助（不幸因石油泄漏事故而被公众道德谴责、从而切断了BP对大英博物馆的赞助关系）到韩国现代汽车对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长达一年的场地冠名赞助，以及最常见的项目合作赞助，都是博物馆逐步转向的集资方式。

中国，博物馆的新高地

不过，如果运营实在没有太大特色，只要建筑造型足够别致，同样也能引来关注与客流——博物馆建筑必须首先是建筑杰作，同时也得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这或许也恰是中国不少新博物馆的心声。今天中国各地竞相邀请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自己的博物馆，也许是受到了弗兰克·盖里设计古根海姆毕尔巴鄂分馆的启发：广州时代美术馆找了雷姆·库哈斯，上海外滩美术馆的老建筑改建找了大卫·奇普菲尔德，他们两位同其他越来越多的明星建筑



01. 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2009年海报广告之一，内容为MoMA每一个楼层的简单信息。右页：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拥有全世界一流的艺术品商店，店里设计品与其他任何商店和博物馆艺术品店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每一件货品都必须经过MoMA设计部门策展人的首肯，全世界的设计师们都会为自己的设计品进入MoMA商店而欢呼雀跃，而商店内部与橱窗的陈列设计几乎也与博物馆内的展览设计是同一个级别的。02. MoMA商店室内一角。03. MoMA商店在纽约SOHO区分店的橱窗设计。04. MoMA商店官方网站，作为艺术设计的龙头老大之一，MoMA无论是实体还是线上的设计都十分注重视觉体验。



设计师一样，都频繁地在自己的建筑履历中添加博物馆的项目。在中国，日本建筑师与西方建筑师几乎受到了同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欢迎，原研哉、矶崎新、藤本壮介、桢文彦等耳熟能详的名字都在中国有过文化机构建筑设计案例。**大且怪的建筑或许能够引起舆论关注，并给予博物馆以实体的空间与某些营销的筹码，然而这并不应成为博物馆机构的起点。**

《纽约时报》的Jane Perlez曾写道：“中国博物馆的建造热潮与19世纪末美国兴办博物馆的热潮如出一辙：国家主义的自豪。政府是其最大的推动者。”中国政府数十亿元的拨款给予了多级地方政府无可拒绝的开办博物馆的理由。“不知道放什么进去，而是先有个空间再说”已然成为一种常态。一位中国的博物馆建筑师曾稍带讥讽地对笔者说：“如今中国的新博物馆就像是建筑界的路易威登包，每个新城市都想要一个。”但建筑的困难绝对不是中国博物馆发展最大的难题，中国博物馆经历了从单纯展览馆到馆藏逐渐建立的变化。中国博物馆将出租场地视作常规操作，馆内设立专门的策展与研究部门只是后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2009年，中国政府要求博物馆免费开放后，公立博物馆反而开始更依赖拨款，所谓的体制内与体制外，全然两种面貌。中国超富阶层对公益事业的热心也越来越多地显见于文化产业，而这也未尝不是因为做文化产业可以优先拿地，而至于文化，则依然是个问号。

博物馆+

森美术馆位于东京六本木的最高楼森大厦的顶层，这里有360度的城景观光厅；观光厅需要买票前往，而美术馆则可以在买票进入之后免费参观。据森美术馆馆长南条史生谈介绍，“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美术馆和展望台设计在一起，这样不少来展望台参观的客人都会到美术馆参观，这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我们很成功，办展览的钱目前可以和总门票收益持平，但总是会有一些别的成本，这种情况会由森集团来拨款。”森美术馆的经验指出了博物馆与商业在空间上与运营上融合的可能性。谈现在或未来，博物馆无疑正在经历转型，其中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在保障资金以扩大藏品、举办高质量展览的同时兼顾其社会职责，更在于是否商业化这一点上进行选择或者整合。

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的建筑如今还在建设中，但在总监李立伟看来，这座新潮的视觉文化博物馆已经开馆了。M+以藏品先行的方式在实体博物馆还未完成搭建之前举办了一系列“流动的展览”，并且以数字平台作为美术馆空间的延伸，促使公众可以在网站上针对艺术话题进行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M+已经存在了，他们举办过展览。展览空间、展陈形式以及展品选择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是未来博物馆的重要发展趋势，未来的博物馆也许正如李立伟所说，“博物馆还代表别的，它是内容——展览与收藏——和观众之间的一种关系。”



01



02

01. 美国GI特种部队的3名士兵在队长的监督下手提艺术品走下德国新天鹅堡的台阶。二战时期，纳粹从他们征服的国家偷走了超过500万件艺术品。其中一部分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建议下在莱特博格博物馆展出，也有部分在高层之中被瓜分，还有的被变卖以填补第三帝国的库房。德国即将战败的时候，美国政府成立了“纪念物、艺术品和档案组织”（Monuments, Fine Arts, and Archives program, 简称MFAA），成员包括建筑师、艺术家和艺术史学家，他们奔赴前线在纳粹摧毁这些宝贵文物之前保护它们 02. MFAA寻回了被纳粹掠夺的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斯凯兹的画作《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并归还给奥地利人民

STEAL A MASTERPIECE 外带博物馆

撰文/编辑_叶未青

挂在墙上的支票

1911年，正值一战爆发前夕，德国派遣炮艇停歇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在这个三面被法国环抱、一面靠海的北非明珠之地掀起了小规模战争。与此同时，仲夏温热的空气蔓延在巴黎街道，位于巴黎心脏处的卢浮宫依旧安详地守护在塞纳河畔，平静的表面之下，这座艺术殿堂正遭遇着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窃案。

8月21日，卢浮宫的维护总监皮奎特信步巡视因周一闭馆而难得显得空旷的大厅，看到原本悬挂《蒙娜丽莎》的墙面只剩下几个金属钩，对身边的助手耸耸肩，“上头把它挪走了。大概他们觉得我们会把它偷走呢。”第二天画家路易·贝胡来卢浮宫临摹《蒙娜丽莎》，却发现那位微笑的女士并不在她往常伫立的地方接受大家的注目礼，于是他向保安打听《蒙娜丽莎》的去处，一轮无效的询问和猜测后，馆方猛然发现，《蒙娜丽莎》失窃了。此时这幅画已经离开卢浮宫超过24小时。

艺术作品估值高，又相较抢银行、贩卖武器和毒品等活计风险更低、量刑更轻，常得略懂学术的窃贼青睐，因此，诸如《蒙娜丽莎》等名声在外的大作也被称为“挂在墙上的支票”。而博物馆窃案，甚至因其本身的戏剧性，给予了影视作品以灵感，不管是《偷天陷阱》里肖恩·康纳利饰演的雅贼还是《偷龙转凤》中奥黛丽·赫本扮演的美貌骗子，都暗拟大众文化对于艺术品窃贼的梦想。但现实中的博物馆窃案却往往与肮脏的金钱交易、粗鄙无趣的小偷联系在一起，偷盗行为本身也并无美感。

媒体就这一事件连续报道了三周，号称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巴黎人报》打出巨大的标题“佐贡达夫人逃离卢浮宫”（佐贡达夫人即蒙娜丽莎原型的名字），并配以讽刺性的话语“我们还有画框”，案件受关注程度甚至一度超过欧洲外交走廊躁动的战火和迫在眉睫的一战，反德报纸暗示德意志帝国参与了这次盗窃，野党报则指控法国政府谋划此案以嫁祸侵略者，煽动民愤一致对外……也许是被媒体的嗤笑和舆论绕得慌了阵脚，警方的调查一度陷入错误的方向，甚至将毕加索和他的一位诗人朋友作为嫌犯送到地方法院审问，结果并没有任何进展。

真正的窃贼是一名叫文森佐·佩鲁吉亚的意大利玻璃工，“《蒙娜丽莎》对着我微笑，一眨眼的工夫，我就把她从墙上卸了下来”，多年后佩鲁吉亚回忆道，他曾参与安装防盗玻璃罩的工作，知道达·芬奇的这幅巨作只以金属钩固定，十分便于拆卸（据博物馆解释说是为发生火灾的时候方便取下），而拆掉自己安装的防盗玻璃罩更是轻而易举，于是，佩鲁吉亚周日夜晚就藏在存放画架的壁龛里，待到周一潜入空无一人的大厅，把《蒙娜丽莎》卸掉外框揣进衣服，再若无其事地离开。

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戈雅的画作《惠灵顿公爵》的走失同样荒诞。冷战

高潮期间，《惠灵顿公爵》从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消失了，媒体如同往常一样将阴谋论加诸其上，报道中充斥了“资本主义密谋论”等论调，伦敦警方将窃贼认定为一位高雅狡猾的国际大盗，真相却让人们大跌眼镜，这幅杰作是一位61岁的矮胖英国老头盗走的，他向美术馆警卫套出安保信息，美术馆警铃关闭后从厕所窗户溜进来，又扛着画作离开。究其原因竟是因为不满英国政府在艺术品上花费大量金钱，却还要他缴纳BBC收看许可费，最终，这位盗贼因为无法逼迫BBC免收电视节目费用，只得归还了画作。

作为史上最多产的艺术家之一，荷兰小画派大师伦勃朗的作品遍布世界各个美术馆，遭遇窃贼染指的次数也多得出奇。他的画作《雅各布三世》在1966年至1983年间，于伦敦同一家博物馆失窃四次，为人戏言作“外带伦勃朗”。1990年3月18日，两名身穿警察制服的窃贼说服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的安保人员开了门，盗走出自伦勃朗、德加、维米尔等艺术家的13件珍贵艺术品，包括伦勃朗唯一以航海为题材的杰作《加利利海上风暴》和维米尔的《音乐会》等，是历史上金额最大的艺术品劫案，专家估价画作总价值高达5亿美元，而被盗的作品均未上保险（许多被盗的案例有着同样的问题，鲜有保险公司会为无法估价的艺术品做保）。至今，诉讼时效已过，这些画作仍不知所踪，加德纳博物馆一直保留伦勃朗《加利利海上风暴》《穿黑衣的女士与先生》两幅作品的画框在原本的位置上，以待填补的姿态来承载艺术界的哀恸，期待有朝一日它们能够“重归故里”。

尽管此类案例充满了失而不得的惋惜，但艺术品窃窃数据显示，杰作寻回的可能性并不小，比例接近80%，其中有一部分是被赎回的。1994年，伦敦泰特美术馆的两幅威廉·透纳的画作《阴影与黑暗》和《光与色彩》在出借德国汉堡画廊的展览时遭窃，4年后泰特美术馆策划秘密赎回，并取名“深蓝计划”，总共花费400万美元，但馆方拒不使用“赎金”这一敏感词汇，而坚持对外称这些费用是“取得艺术品下落的情报费”。英格兰犯罪学者西蒙·麦肯齐表示，交付任何形式的赎金都会导致重复犯罪，1959年当加拿大多伦多美术馆公开交付赎金赎回6幅画作后，摩拳擦掌的罪犯被这一事件鼓舞，抢劫博物馆的案件在加拿大明显增多了。那么秘密交付赎金可否杜绝此类使得罪犯跃跃欲试的案件发生呢？其实不然，窃贼得手后会向同伙透露博物馆“软弱”的一面，一旦博物馆被盗窃业界普遍认为是容易得手的，就会多次成为被盗对象，比如1975年米兰现代博物馆赎回28幅画作，短短5个月后被同一伙强盗再次偷盗了38幅作品，其中一半是上次偷过的。

谁来看守看守人

艺术品窃贼小迈尔斯·康纳描述他进到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地下室的情景：沿着曲折深入黑暗的甬道，两旁的木门或铁门封锁的储藏室里，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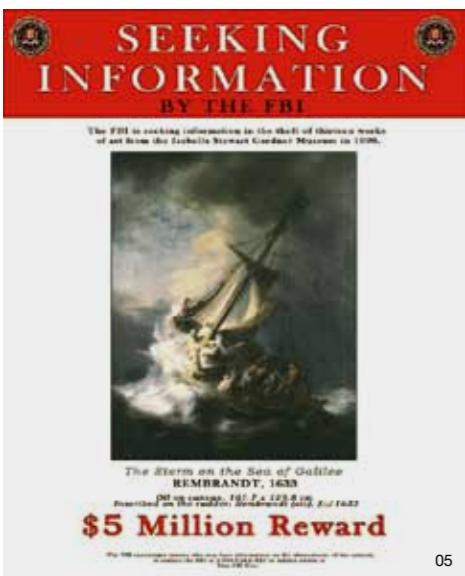
01



02



03



05



06



04



07



08

01. 不同版本的《蒙娜丽莎》复制品 02. 《蒙娜丽莎》盗窃案的重构场景。1911年《蒙娜丽莎》在卢浮宫被窃，窃贼是意大利裔的玻璃工文森佐·佩鲁吉亚，在家中藏了两年后，他试图卖给佛罗伦萨艺术品商人，验货时被发现这就是从卢浮宫失踪的《蒙娜丽莎》。画作在意大利巡展两周后，被送回了卢浮宫。法国将《蒙娜丽莎》的回归称为“国家的重生”，为此全国商品降价40%以示庆祝，《蒙娜丽莎》的国宝地位由此奠定。03. FBI艺术犯罪组探员罗伯特·K·惠特曼等人寻回世界上第二大水晶球（曾属于慈禧太后）。此案发生于1988年宾州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博物馆高27公尺的圆形大厅里，展示了全美最顶尖的中国古董收藏。一个夜晚，窃贼从大厅中央偷走了这颗22公斤重的水晶球。04. 荷兰画家伦勃朗1630年的铜版油画《自画像》，2000年在斯德哥尔摩国立美术馆遭窃，5年后由联邦调查局和欧洲警察起获。05. 美国联邦调查局追查窃伦勃朗画作《加利利海上风暴》信息的海报。06. FBI探员与寻回的馆藏合影。这起窃案中博物馆本来以为丢失了4柄礼剑和枪支，结果探员们却在窃贼家找回了200多件文物。07. 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作《音乐会》，1665—1666。1990年在加德纳博物馆被盗，至今仍未寻回。08. 曾放置维米尔被窃画作《音乐会》的画框。

以看到储存箱、展示柜层层堆叠，日本武士刀、象牙屏风、班特利陶碗、哈得孙派风景画、华托和纳斯特的素描画躺在仓库，似乎是对心怀不轨者无声的邀约。

康纳认为，大部分博物馆都很容易侵入，即使有红外线光束、激光警报器等高科技设备也免不了被熟悉电子线路的老练窃贼攻破，且因博物馆人员的流动性较大，安保人员怕伤及无辜往往不会进行武装对峙。在康纳最活跃的年代，博物馆警卫队通常由退休的老年人组成，行动迟缓、笑容可掬，对盗贼基本没什么威慑力。伍斯特艺术馆劫案发生后，《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戏谑地将博物馆警卫称为“世上秉性最佳的绅士，在这个0.38英寸手枪泛滥的国家里，他们毫无招架之力”。

1970年代初，马萨诸塞州的州立监狱推行帮助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计划，试图引导他们走上正途，于是将罪犯们派往博物馆等需要搬运重物的地方工作，这群小混混很快就发现了他们能够肆意偷盗且很难被抓捕，小迈尔斯·康纳即为当时的贼中翘楚，兴风作浪长达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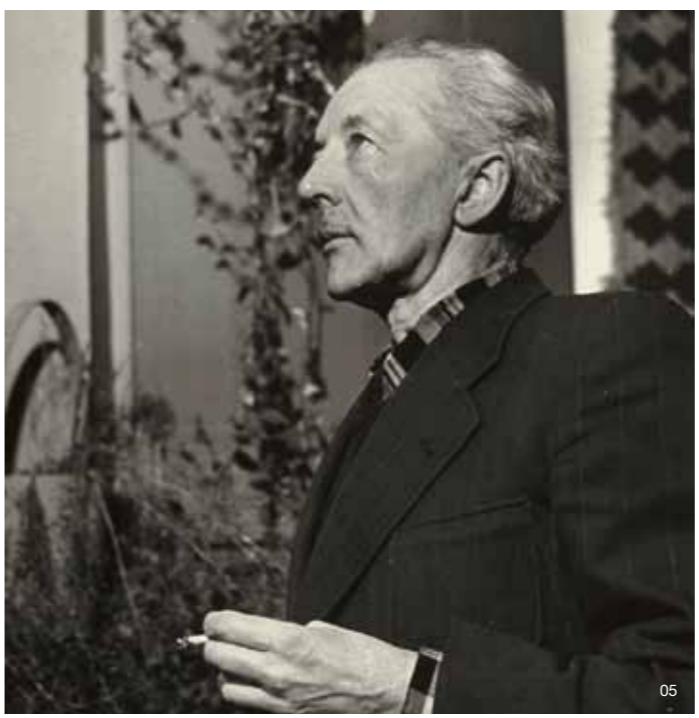
直到1980年代之前，博物馆馆藏监管力度微弱，当时有调查指出，博物馆参观者靠近画作时，往往没有任何警报响起，不止一位管理员在伦勃朗的画作签名附近发现污渍，是因为游客会情不自禁地指着这个名字，轻轻触碰一下。而百分之八九十的博物馆盗窃案都是监守自盗：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华特斯美术馆一名夜间守卫在8个月中盗去145件艺术品；俄国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一位馆员在15年间偷走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沙皇时代珍宝；宾州历史学会一名叫作欧内斯特的管理员任职20年内陆陆续续地顺走200多件珍贵文物，并卖给文物收藏家乔治·席兹马基亚——由于距离上次清点藏品已经过去了四十年，馆方并不知道具体丢失了多少藏品，当FBI进入席兹马基亚家打开房门时看到层架和展示桌上摆满了18、19世纪文物时，才震惊地发现原来被偷去了那么多。量刑听证会上法官出示了一沓来自全国各地博物馆馆长恳求法院从重判刑的信件，加德纳美术馆馆长安妮·霍利写道，“博物馆窃案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偷窃行为本身，这种破坏性的行为剥夺了整个社群的历史与文化传承。”美国博物馆协会会长爱德华·艾伯则引用了一句拉丁文，对频频出现的博物馆内部员工监守自盗案件发出令人痛心的疑问——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谁来看守看守人？）

谁是受害者

6幅事先准备好的赝品被卖往美国，这就发生于《蒙娜丽莎》在卢浮宫失窃的消息传出后不久。有趣的是，当受害者终于发现自己花重金购买的是假画后，也常会顾及颜面而保持缄默，造假者则得以继续猖獗下



01. 荷兰画家维米尔的画作《读信的蓝衣女人》 03. 荷兰画家弗朗斯·哈尔斯的画作《马勒·巴伯》 02/04. 荷兰著名名画伪造者汉·凡·米格伦 (Han van Meegeren) 的伪作 05. 汉·凡·米格伦肖像照。二战期间，德军占领荷兰，米格伦将伪造的维米尔的画作卖给德军军官以此嘲弄纳粹。战后他却因此以叛国罪的罪名被逮捕，直到他在狱中创作出一幅伪作才洗脱罪名。他的作品曾被误认为是维米尔的原作，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布宁根博物馆等处展出 06. 上方是维米尔真迹上的签名，下面6个签名是汉·凡·米格伦伪造的

去。对于艺术品伪造者来说，博物馆窃案意味着制出伪作并售卖这种赚钱的手段更易得手。

除了此类等待名画被偷后兜售伪作的投机分子之外，一些技艺高超的造假者还有另外一种玩法。1947年，二战的阴霾尚未散尽，荷兰一份报纸做了个调查：在我们国家，你最喜欢谁？民众将新任首相推选为第一，王子位列第三，而第二位是一个叫汉·凡·米格伦的骗子，此时他正在以叛国罪受审——盟军收缴纳粹艺术文物时发现几幅荷兰国宝级艺术家维米尔的作品，收据上卖方的名字正是米格伦。德军占领荷兰期间，他越过低级官员，直接将伪作卖给了纳粹帝国宣传部部长赫尔曼·戈林。狱中，米格伦为洗脱罪名说出了真相：他所有出售的名画都是赝品。由于画作仿制得过于逼真，没有人相信他，米格伦只得在狱中亲手演示，时日不多，牢房中便出现一幅优美的维米尔画作《少年耶稣与长老》，至此他才卸下叛国罪的担子，但这一事实让艺术品收藏界顿时沸腾了——此时米格伦的手笔正被悬挂在鹿特丹波伊曼·凡·布宁根博物馆、布曼博物馆等艺术殿堂的墙上，其中一幅赝品甚至一直以来被专家称为“维米尔最伟大的杰作”。至于花重金买下伪作的冤大头戈林在纽伦堡的监狱等待处决的时候，听说了他心爱的维米尔杰作是伪造的，据记载，“戈林看上去像是第一次发现真的有邪恶存在于世界上”。

艺术品伪造师肯·派雷尼正是受到了米格伦的启发，走上艺术品造假的“康庄大道”。1970年代，他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处观察画作，寻找灵感，又在画廊的工作中亲手触摸到了许多古老的名画，观察作品绘制使用的材料，去当地的古董商店搜集廉价的古画，用丙酮溶解原画，在帆布上重新涂底料，经过暴晒和橡皮球碾压后的特调底料在画布上呈现了一种如因岁月更迭、干燥脆化产生的龟裂纹路。他剥下旧画表面古老的焦糖色上光油涂抹在赝品上，使紫外线灯照射下画作能够显出古画

特有的污浊绿色，甚至用琥珀色环氧聚酯胶点在画作上伪造出苍蝇粪便的痕迹。其高超的技艺让他不仅能够伪造出无数名画流通于市场、容身于诸多博物馆画册中，还在闲余时间承接起博物馆、画廊交给他的古董修复工作。

尽管罗宾汉式的遐想和传奇造假师的故事总会为博物馆窃案盖上一层雅致的遮羞布，但艺术品遗失、伪造和损毁对于大众来说永远是极大的损失，“museum”一词原本就与缪斯女神血脉相连，是文化和艺术启蒙生发的圣地和人们触及先人生活的场所，馆藏文物不只是展示柜中的旧日遗骸，也是专家、学者从事研究的原始资料。

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伊拉克国家博物馆1.5万件藏品被洗劫，2015年2月26日，伊斯兰极端组织ISIS发布武装人员在伊拉克摩苏尔历史博物馆毁坏文物的视频，随即，闭馆12年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决定重新开馆，以此行动回击ISIS，疮疤尚未愈合，幼发拉底河孕育的子民选择带伤前行，他们要向世界证明，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不会被任何极端势力抹杀。

博物馆在任何时代都免不了成为窃贼偷盗的目标，早在“博物馆”这一事物如子宫里的胎儿般尚未成形的时刻，就有巴比伦人盗走耶路撒冷圣殿中盛放“十诫”的黄金约柜、海盗截留佛罗伦萨美第奇礼拜堂的珍贵画作等案，而在更广义的语境中，一国珍宝成为另一国的馆藏，也烙上了文化帝国主义滚烫的印记。且不管各方纷争，学者们一致认为，作为暂时保管者的博物馆有责任确保人类的文化载体永久地传承下去，而那些失窃的珍宝永远不会被放弃，终有一天它们将浮出历史云海，继续护佑先祖的智慧和骄傲，给予后人无限启迪。



01



02

01. 1940年代英国警方使用的取证工具箱，苏格兰场（New Scotland Yard）犯罪博物馆收藏。苏格兰场犯罪博物馆成立于1875年，馆中收藏犯罪证据、凶器、罪犯和受害者的私人物品等，最初是用来训练警察和司法官员的，没有对公众开放。2015年10月部分藏品在伦敦犯罪博物馆进行了展出 02. 苏格兰场犯罪博物馆的藏品。包括“酸浴杀手”约翰·黑格的手套、抢劫案犯的面罩、受害者的皮包、间谍活动中用来隐藏微缩胶片的滑石粉锡罐等

WEIRDOS TELL THE TRUTH 人间兼奇

撰文_许斯特罗夫斯基 编辑_叶未青

“在我去芙颂家吃晚饭的8年时间里，我积攒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我爱芙颂，也爱她爱过的，甚至是触碰过的一切。我悉数收集起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等等，将它们放入了自己的博物馆。”在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一书里，专情的富少爷恋上自己的穷亲戚，在痛失爱人之后，沿着她走过的的地方、生活过的场所搜集下所有她触摸过的物件，最终呈现在一家博物馆中。

而现实里，帕慕克也以这部自己用10年时间创作的小说为基础，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了一座与小说对应的真实博物馆。它就坐落在伊斯坦布尔老城区的一条街上，早在构思小说时期，帕慕克就在这里购下了一座建于1894年的老宅，将其视作小说中女主角的起点，最终也在小说完成之后的几年逐渐变成人们得以探寻书中那个情爱故事的脉络。博物馆开张之前，帕慕克曾写下一则《博物馆小宣言》，“**大多数博物馆收藏稀世珍宝，却总有一种衙门的味道，而在欧洲那些寻常巷陌的小馆，才让人知道博物馆可以像小说一样，诉说一段纯真的个人史，更让人快乐。**”

就像帕慕克所言，为什么我们需要博物馆？——不仅容纳华美，而是为开辟向世人曝光大千世界的土壤。世界上众多“奇奇怪怪”的博物馆就是这样的存在。地球上的每个人从来都不是活在相同的生活轨迹中，爱好、病症、欲望、私癖、信仰、邪念等等，催生了人间万“奇”，那些看似猎奇的博物馆，所呈现的却是一种种人类“真实”抑或并不被大多数人了解的人类真相。见得光的，见不得光的，都由博物馆给。

什么人，什么鬼？！

在伦敦Mare街11号，一家面积不大，黑色门面上用妖娆的、貌似来自维多利亚时期的字体书写的“The Last Tuesday Society”（上周二协会）字样的下方，你会透过橱窗看到一堆向你诡笑的人体解剖模型，有时是一排逼真的动物标本，比如一群围桌打扑克的松鼠。你可能不知道这个“The Last Tuesday Society”是个什么玩意儿，据称，它源自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1873年在哈佛创立的一个组织，这位相信自由意志存在，并以“意志功效”治疗好自己抑郁症的传奇心理学家曾创立过一个“形而上学俱乐部”——虽然很难说伦敦这个“协会”究竟从詹姆斯那儿继承了什么衣钵，但至少其创始人这么说，总之他们2006年将100多年前那个不知是否存在的哈佛协会“移驾”伦敦，常举办一些神秘玄学的讲座，或在昏暗的房间里，所有人戴着假面，穿得像变装皇后或是维多利亚骑士等一起群魔乱舞，房间中央还有一些赤身裸体的人扭动着身体。而这个“组织”还有一位总理事，也即创始人，叫作Viktor Wynd，Mare街那个黑色门脸后面所装下的一切件件骇人——渡渡鸟的骨架、牙齿长在眼睛里的神秘族人的头骨、监狱囚犯和疯女人的涂鸦、鳄鱼头、双头猫咪、北极熊标本，甚至是艾米·怀恩豪斯的粪便……仅用文字描述难以概全，总之这里所装的90%是我们很少见过的东西，剩下的10%里，有麦当劳开心乐园餐玩偶——这一切，其实都是Viktor Wynd的个人收藏。没错，这其实是家博物馆，叫作“Viktor Wynd Museum of Curiosities”（Viktor Wynd的好奇博物馆）。



01

04



05



06



02



03



07

01. 儿童假肢，1966。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于英国伦敦科技馆展出 02. 摄于荷兰海牙埃舍尔博物馆。博物馆原为艾玛女皇的冬宫，世界闻名的荷兰视错觉艺术大师埃舍尔的部分作品收藏于此，他的作品陈列在一楼和二楼，三楼是观者互动项目 03. 以色列艺术家Gil Yefman的作品，收藏于美国纽约犹太人博物馆 04. 美国费城马特医学博物馆的病变模型。这家博物馆收藏了19世纪的医学资料，是存放畸形人遗体最多博物馆，号称世界上最恐怖博物馆 05. 美国密苏里州精神病博物馆收藏的热治疗装置，当时的医生曾认为将病人置入一个温度很高的环境中能够去除精神疾病 06. 西班牙巴塞罗那达利博物馆中的装置。这栋19世纪的建筑最早为市政厅剧院，曾在西班牙内战时被摧毁，现在这座博物馆建在当时的废墟之上，由达利本人设计，收藏着他的画作、雕塑、珠宝和家具，1989年达利去世，安葬于位于博物馆中心的地下室中 07. 土耳其作家费里特·奥尔罕·帕慕克构建的纯真博物馆展示柜。帕慕克将《纯真博物馆》这部自己以10年时间创作的小说为基础，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了一座与小说对应的真实博物馆

《国家地理》曾跟拍了Viktor Wynd的一天，对于这个自称“无法一人入睡”的男人来说，他的床上摆着玩具机关枪、毛绒玩具狗和长颈鹿，以及一只长着两个头的泰迪熊，他的床头桌上有一只名叫弗雷德里克的头骨，他会和它一起吃早餐。在他的家里，哥伦比亚红尾蟒蛇、非洲刺猬和智利红蜘蛛等一堆罕见动物标本随处可见，那都是在他博物馆里放不下的藏物。起床后他开始梳妆，涂上亮色和深蓝色的指甲油、给双手戴满戒指，然后披上一件夸张典型的貂皮大衣——大衣下他通常西装革履，作为一位“网红”，不少人见过他穿着精致西装，手挥金色十字架、坐在一只巨型乌龟上的照片，不过这还算是正常——他另有一张照片，如死状趴在一张桌面上，击穿太阳穴的弹孔中蹿着鲜血，一只蝴蝶停留在他的伤口上，桌子的一端，出戏地放着一台手机。这些统统略带神经质的表现，都可以给予解释，嗯，Viktor Wynd是位艺术家。只是和其他艺术家的生活不太一样的是，他经常在贩售珍稀动物头骨等神秘的地下黑市中周旋，捕猎自己想要的一切。至于像是凯莉·米洛的粪便究竟是怎么搞到的……“非常友善地问她要的”。

Viktor Wynd永远双眼迷离，让人难以揣测他的年纪，颇有戏剧性人格。他本人身上的“病态”气质，倒和他的那些稀世藏品同道。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小博物馆里，每件东西都挂着价格牌——标价其实也是一种自嘲，因为他自知大部分人不会花大价钱买堆屎回家。如Wynd自己所说，“如果它是家商店，卖东西一点都不有趣。因为我总是止不住买新的，也永远无法确定什么好卖，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因此我觉得，将这里变成一家博物馆会有更多的乐趣。”在伦敦地盘上，Wynd有位开拓荒诞博物馆的“前辈”，那是1901年，一个叫弗雷德里克·约翰·霍尼曼的人在伦敦创立了一家博物馆，这是位文化艺术品及乐器的狂热收藏家，Wynd最爱的头骨就取了这位收藏前辈的名字。霍尼曼博物馆里有装在罐子里的皮肤，或是被腌制的猫咪……恐龙骨架等都已不是最稀奇。然而，当多数人对这些古怪藏物大惊时，却都忘记了“博物馆”自身，所谓“博物”，不就是广纳万物吗？博物馆的前身，是始于

16世纪、在17世纪流行开来的“奇观室”（Cabinet of Curiosities），这个最初欧洲权贵们用以收藏自己所爱的房间里，生物标本到地质残骸，或是宗教手稿、人骨……都是猎奇，反倒在Wynd他们的博物馆里找到共性。与之相比，那些严肃又声势浩荡的大博物馆，就像Wynd所说，“学究式的过分专业化，将人们引入了一种精英的蒙昧主义，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奇迹和美丽，将之归类的企图是失败的”。

像是美国人威廉·莎士比亚·伯杰（William Shakespeare Berger），乍看之下这个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人的一生是个寻常美国梦，从一家公司邮件室的收发员干到了公司总裁，而他一辈子热衷收藏的玩意儿却让这老头多了个更有趣的身份——腹语木偶的收藏者。他还曾创办过一本月刊杂志《the Oracle》，教人如何用口技评论社会时事。伯杰从30多岁开始收集腹语术表演的木偶，终其一生约搜集了上百个。据称，这个老人比他的妻子孩子都活得更长久，因此无人继承遗产，包括他的木偶们。最终他托人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同时1973年开张了一家博物馆，叫作Vent Haven博物馆，将他收藏的木偶对外亮相。这样一种终生的爱好，却也在日后成为人们借由木偶之身，了解腹语术这种特殊文化的途径：腹语术的诞生最初是和宗教有关，“腹语术”一词来自拉丁文，表示“从胃里发出的声音”，过去希腊人认为这种声音可以诅咒人的死亡，或是预知未来。在中世纪，“腹语术”也常被视为巫术。而随着“招魂术”作为一些舞台魔术表演形式运用，腹语术也逐渐在19世纪成为一种艺术表演，逐渐摆脱了神秘的属性。如今这家木偶博物馆内藏有逾600个木偶，正如伯杰的收藏，其实，任何一种私人的偏执才更容易挖掘一些被常人、大众忽视的东西，最终集成一种宝贵的财富。

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位像伯杰这样对某种物件痴迷的人，其实任何人兼有，只是有些人将它们变成一种习惯、点燃生活乐趣的方式，并最终将自己的捕获陈列，分享给他人。譬如美国人班尼斯特，因发现印有香蕉卡通形象的贴纸总是能让人微笑，他坚信香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01. 18至19世纪的日本孕妇木偶。收藏于日本江户东京博物馆，博物馆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保护濒临消失的江户时期东京历史的遗产及回顾东京的历史与文化 02. 古董Moog Minimoog Voyager模拟音乐合成器。收藏于英国伦敦霍尼曼博物馆。博物馆由一个叫霍尼曼的茶叶商人于1901年建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和人类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藏有很多来自鲜为人知的人类文明创造出来的各种奇特的乐器 03. 伦敦格兰特动物博物馆收藏的动物标本 04. 英国家庭博物馆 (Geffrye Museum) 收藏的1970年代JVC电视机 05. 17世纪的义眼，曾于英国伦敦科技馆展出 06. 眼睛模型，1840-1900。来自英国医疗慈善机构Wellcome Trust基金会的资料收藏 07. 一个19世纪的银色鼻子假体。英国亨特博物馆收藏 08/09. 美国明尼苏达州科学博物馆收藏的怪异电子器械，由奥地利医师、颅相学家弗兰兹·约瑟夫创造，曾被认为可以通过测量脑电波来诊断性格 10. 1550年代的比利时处刑用铁面具。来自英国医疗慈善机构Wellcome Trust基金会的资料收藏

水果，更因此创立了一家香蕉俱乐部，人们可以在这里分享各种香蕉。1976年，班尼斯特在加州开设了一家香蕉博物馆，从据说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香蕉到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只石化的香蕉，这个寻常的水果其实也拥有各种各样的来历和属性。当然每种“痴迷”也有各自的故事，如被称作菲律宾“铁蝴蝶”的第六任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这位被冠以“传奇”头衔的女性，自身从艰辛的童年到夺得选美小姐桂冠，继而一跃成为第一夫人——其后和丈夫因侵吞数百亿美元被民众推翻统治而流亡国外，后又在丈夫离世后重回菲律宾希望进入政坛，而在民众对她“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的形容之外，伊梅尔达对于名包名鞋的狂热，也就成了被称为“鞋都”的菲律宾马尼拉市的鞋博物馆。据称，当1986年马科斯全家逃离菲律宾的晚上，就有记者在他们家中发现了伊梅尔达剩下的2000副手套、1700只手提包、5000条短裤，及3000双鞋子……英文里甚至有从伊梅尔达名字引申的“imeldific”一词，形容挥霍无度。如今，马尼拉市的鞋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就是伊梅尔达穿过的鞋。

还有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位女野生艺术家埃里克·尼尔森，只热衷于为那些真实存在的事物手工制作微缩的雕塑，这些创作也许并不精致，却带着一种手工原始的质朴，最终她在一辆巴士上把自己制作的这些小模型陈列，变成一家“大东西的最小版本博物馆”，从各式各样的水塔到动

物的迷你模型，这种私人性的天地也成为与民众共享奇趣的去处。更别提，对电话痴迷的人，就有展示历史至今各国电话的博物馆；或是爱好收集头发的人，就诞生了混合脏辫和最长头发的头发博物馆……这些无数人各自的癖好及兴趣所在，也令最终的博物馆展示着一种被细分的人类隐性文明。之所以有趣，归根结底是人与物的关系。

用一种方式直面病症与邪念

如果说由个人性的收藏造就的博物馆，是每个人私下的趣味引向的，那么以一种更广泛的群体视角，每种“群体”的特殊性也都得以在不同的博物馆中被记录。生病的人、杀戮者、天生畸形的身躯……对待这些人类天性抑或本性欲望驱使的产物，都由博物馆通过大宗证据、史实，让我们得以更完整地了解人类自身。好比吞下453枚钉子这件事。曾经在美国密苏里州圣约瑟夫市立精神病院，一位患者就这么做了——这些患者匪夷所思的行为，诊断工具如平缓极端躁郁症的工具，家具，护士制服，护士和病人跳舞的照片，还有病人们那些天才般的绘画和涂鸦，这些曾发生在这家成立于1874年疯人院里的过往，如今都在由医院变身而成的博物馆中呈现。人们得以通过影像资料、护士笔记等等，窥探“扭曲”的精神世界，一面惊奇，一面流露的是我们对人的存在依旧所





01. 1950年代的苏联太空狗宇航服 02. 英国伦敦喜剧博物馆收藏的喜剧演员Charlie Caroli的小丑鞋 03.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失恋博物馆馆藏，收纳平凡人恋情结束后的“遗物”，如失恋后砍碎家具的斧子、认识前护士女友时安装上的一只假肢、喝空的酒瓶等等，藏品由世界各地的失恋者捐赠，每件物品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知甚薄。将“病症”作为展品呈示的，在世界各地还有不少。最闻名的当数美国的马特医学博物馆（Mütter Museum），这里以大型博物馆陈列分类的方式，将医学畸形、解剖、病理学标本及古代医疗器械等物分类呈示，同样仔细排列的还包括长有两个脑袋孩童的头盖骨或是侏儒骸骨。或是在巴黎，由一位外科医生在19世纪创办的病理学及畸胎学博物馆，可以看见连体胚胎标本、脑积水的头颅、畸形生殖器、囊肿或肿瘤病变的器官……当大多数人用“阴森”来形容这些博物馆时，不妨视之为对人类自身的真实呈示，我们的生命、病症、天性都在此找到真实的痕迹。

除了病症，一些人们害怕直视的东西，如杀人绞刑、酷刑、人性中的黑暗面也是一些博物馆的主题。其中创立于1995年的好莱坞死亡博物馆里，将一系列连环杀手的罪证及相关物件收集，像是法国历史上闻名的连环杀手亨利·德西雷·朗吕，这个被誉为现实生活中的“蓝胡子”的人作恶多端，从奸淫、欺诈到杀戮并肢解11位女性，在死亡博物馆就永久珍藏了处死亨利的断头台，还有自杀邪教“天堂之门”教徒所用过的双层床及衣着，更能看到尸体解剖、车祸等的真实影像。另一边，在德国罗腾堡的中世纪犯罪博物馆中，则将中古时期拷问罪犯的刑具展出，比如对于喜欢嚼舌根的长舌妇，中世纪时会有一个带有长舌的头套予以处罚，还有以淫乱定罪的男女，则会戴上像是鸡、猪等动物的铁质面具游街示众。这些或骇人听闻或荒谬的犯罪及刑罚，在这些博物馆之中再次变得真实在目。

同样的，也有博物馆讲述着不公与人类的“愚昧”。比如令美国人哀悼

及不堪回首的17世纪萨勒姆女巫审判案。曾在14世纪至17世纪初横扫欧洲大陆的“巫术恐慌”令许多无辜者受难，这种荒谬的行为也在17世纪末美国的小镇萨勒姆上演。一些后来被事实证明因谷物上的麦角菌引发孩子们痉挛抽搐，在当时却被认为是邪恶力量附体，使得不少人被当作“巫师”抓起来，只需控诉人的发言即可抓人上庭接受审判，审判中连梦境或幻象都可作为证据。这一系列宗教迫害直到1693年结束，其中有19人被绞死，一位老人被乱石砸死，而在上百名被关入监狱的人中，也有数人死于监狱。这场几世纪前的惨剧曾被搬上舞台，也在日后被当地的人们纪念，并以纪念公园的方式缅怀受害者，更有一家博物馆，事无巨细地展示了当时审判过程中的笔录、一些其实毫不成立的物据、被关押者的囚服等出现在事件中的物件及记录。这个女巫博物馆看上去诡异，实则与犹太人纪念博物馆或一些战争博物馆一样，借由真实的“遗物”，再次回溯那些被历史潮水吞噬掉的悲痛过往。

因为活着

而即使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博物馆的存在感不灭，实则依旧是“物”的作用。我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与家具、着装、日记、一张纸等等，都可能在某日成为追寻记忆的途径，而若将它们与其他出处不同的物件放在一起，也能讲述一段完整的人生。对此，有一些博物馆所展示的，并不是传世珍宝或奇物，而是真正来自寻常人生活之中的、被人使用过的，却交织成无数的故事。曾经一度被媒体大肆报道的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的失恋博物馆，收纳来自每个平凡人一段段恋情结束后的“遗物”，在这里逾1000件展品身上都有关于一段消亡，却又永远定格在彼处的爱。二战时短暂相处却铭记一辈子的爱人，戴着由他赠送的金币所敲打的戒



02



03



左页：Vent Haven腹语木偶博物馆的收藏。美国人威廉·莎士比亚·伯杰（William Shakespeare Berger）从30多岁开始收集表演腹语术的木偶，一生约搜集了上百个，而后伯杰委托他人为其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并于1973年开张了一家博物馆，将收藏的木偶对外展出，如今这家木偶博物馆内藏有超过600个木偶 右页：01. 墨西哥浣熊雕刻艺术品 02. 墨西哥木马雕刻艺术品。美国芝加哥墨西哥艺术博物馆收藏 03. 日本金泽机关人偶（Karakuri museum）博物馆展出的机械娃娃机关演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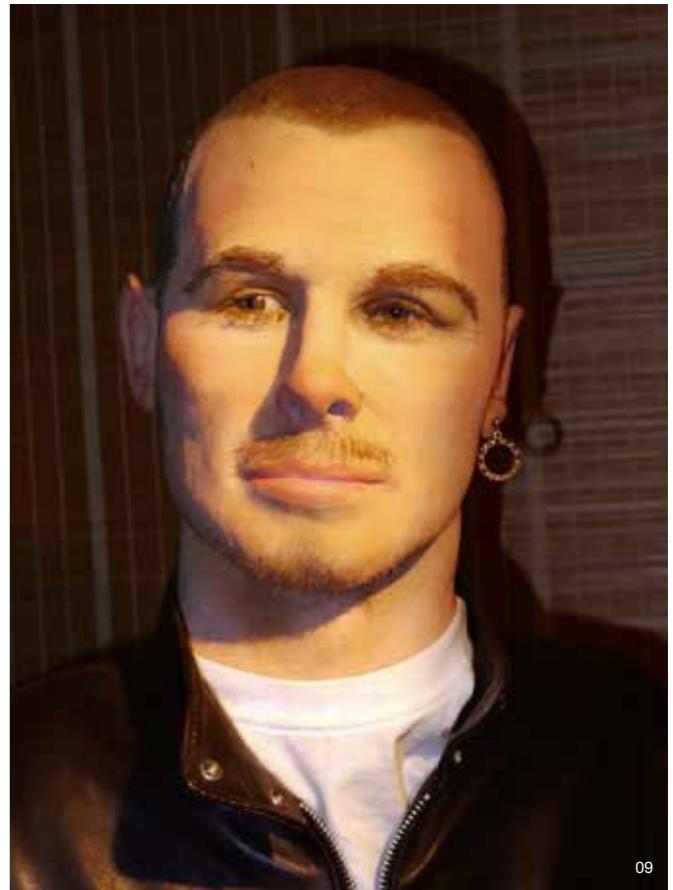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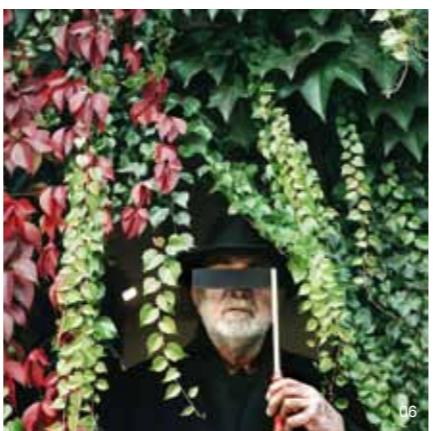


指与另一人结婚；一段开始及终结在skype上的网恋，凝聚在一个画有skype标识的时钟里；一把分手后敲碎恋人家具的斧头；认识前护士女友时安装上的一只假肢；一件婚纱、一封情书、一辆小轮摩托车、一只失恋后喝干净的酒瓶……这里的每个物件都配有其真实拥有者的故事介绍，读取每一段，都是一个动人故事。失恋是寻常，而就像失恋博物馆中那些被存放的物件一样，每个人都珍视爱情，为其伤痛，睹物思人。某种程度上，失恋博物馆更是对人类情感的集体性展示，以物读得生而为人的痛处和共性。

“寻常”之事，还有性，有食物，有厕所……一些伴随人类基本需求诞生的事或物，似乎都有博物馆为之收集，或伴随趣味或为一种整体性的观看。阿姆斯特丹的性博物馆里，除了各类性玩具或是生殖器标本，亦有一些孩子爱看的动画所改编的成人剧；在苏巴拉的国际厕所博物馆，可以看到世界上各地不同的马桶究竟是什么样；美国的午餐肉博物馆带人认识来自世界各处的午餐肉，日本的泡面博物馆则是对世界各国杯面的收集呈现，这些博物馆打开了人们对寻常物更宽泛的视野，更重要的是，都是在一个空间之中，得以从一个细微的角度发现世界。这些博物馆也一点点解答着这个难题——人类所衍生的无数产物都很难被人类本身了解。

为什么就不能糟糕一点？

相信大部分博物馆都遭遇过失窃的问题，据称每年全球登记在案的失窃艺术品平均有12000件，对于一些大牌博物馆而言，一定会用尽全力赎回，而如果盗贼得手，通常都能大赚一笔。但在1996年一家艺术博物馆的作品失窃案件里，一开始的赎金是6.5美元，或是后来的一次作品盗窃中，小偷留了要求10美元赎回的字条——被盗是不幸，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些艺术品是有多“不值钱”！其实这家被盗的艺术博物馆，叫作“最糟糕的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Bad Art），简称“MoBA”，就像它名字说的一样，这里的画作都糟糕透了——十足雷人的蒙娜丽莎，或是坐在蓝天草地上一个阴森恐怖的老妇人，几乎全是“败笔”。这里的作品通常是一些成熟艺术家的失败之作，或是默默无名画家们的小作，有的色彩诡异，有的结构混乱，每件作品看上去都有点毛病——但是MoBA却常年引得大量观众，甚至在可怜的收入情况下也开了两家分馆。这最糟糕的艺术博物馆无疑是那些精致博物馆的反面，却因一种真实的反映，也记载了绘画过程中一种真实的、只不过出了点错的结果。这样如此糟糕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博物馆还有众多，像是奥地利的最无用的东西博物馆（Nonseum），这里的展品都是那些像是寻常物，但总有些愚蠢属性在里面的玩意儿，比如一只带橡皮塞的汤盆，吃饱了



01/02/03/04/05/06. 奥地利最无用的发明博物馆（Nonseum）的收藏。1984年5位艺术家在奥地利举办了一次无用发明展，之后产生创办Nonseum博物馆的想法。馆藏有诸如意大利面旅行箱、双胞胎专用三轮脚踏车和三叉香槟开瓶器等 07. 最糟糕的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bad art）馆藏画作《天空下的露西与花儿》（Lucy in the Sky with Flowers）。那些可能被扔进垃圾筒的艺术作品，在这里被作为一种另类的艺术展示出来 右页：英国诺福克的港口小镇大雅茅斯的路易斯·杜莎蜡像馆（Louis Tussauds House of Wax）馆藏。这里的蜡像五官和穿着都与真人相去甚远，但正因如此，也吸引了无数参观者不远万里前来参观 08. 阿道夫·希特勒 09. 大卫·贝克汉姆 10. 戴安娜王妃 11. 查尔斯王子

之后可以拔掉塞子，让汤汁流走……莫名其妙的滑稽感随处可见，但每件东西都因一种荒谬而变得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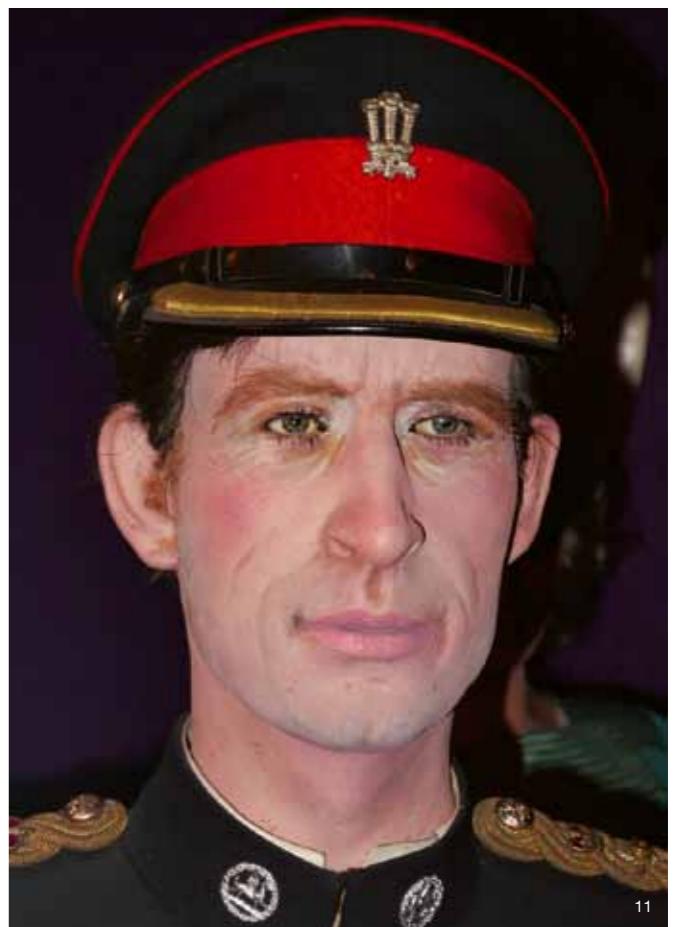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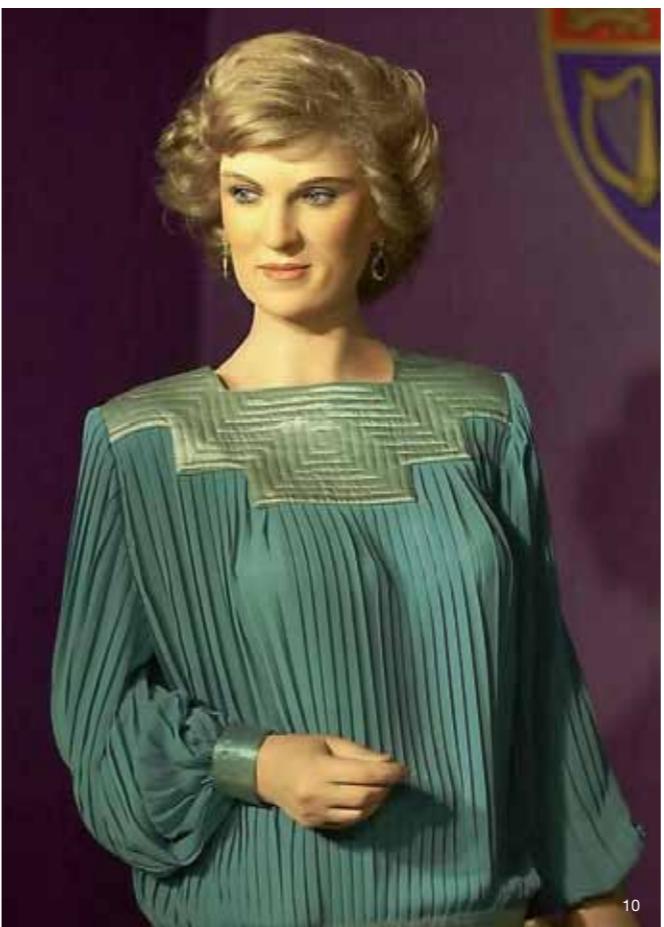
当古巴比伦人用蜡制人像，成为当时帝王们用于让人们纪念自己或是殡葬仪式时制神像使用，或是到17、18世纪，西班牙和意大利流行用彩色蜡塑浮雕，蜡像因可以达成的逼真度，逐渐也成为一种艺术形式。



1770年的巴黎曾开办过第一个临时性蜡像展馆，而到19世纪，一个叫作玛丽·格劳舒尔茨的女人收集和雕塑了当时的著名人物，甚至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断头台下带血的人头，之后便诞生了闻名至今的“杜莎夫人蜡像馆”。蜡像逐渐成为一种留住那些名人们面孔的方式，但并不是每个蜡像真能那么惟妙惟肖——在英国诺福克的港口小镇大雅茅斯，就曾有过一家号称最糟糕的蜡像馆。面黄肌瘦的希特勒、像是抹了

白粉的查尔斯王子，或是肖恩·康纳利等全都变了样子，从蜡像五官和穿着都与真人相去甚远，唯一让人们辨别他们的方式只有名字。但正因这些糟糕四不像的蜡像，这家博物馆反倒引得人们兴致前往，虽然2014年博物馆因后续无人而不得不关门，但据称一个捷克的收藏家购买了所有逾150个蜡像，依旧有不少人期待着未来这些吊诡的蜡像可以再度面世。

这些糟糕的博物馆几乎是那些光鲜亮丽，或是展出价值连城展品的大型博物馆的对立面，但这种拙劣，却令博物馆自身变得趣味满满，这个世界上还有众多“莫名其妙”诞生的博物馆，从专门呈示名人粪便的博物馆，到专门通过一些道听途说呈现UFO、大脚怪的博物馆等等，却在一种看似荒诞之中，展示着这个世界有多出奇。正如帕慕克所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值得尊敬的，这些日常物件需要留存下来。这不只是对过往的缅怀。这是对普通人和他们生活中物件的记录”——而每个平凡个体的遭遇，伴随病症、狂热的癖好等一系列在物件中延伸的痕迹，都不尽相同，有光鲜也有丑陋，而当身处博物馆之中被展示，也才让我们自身意识到这颗星球之上万物有多庞杂，以及生命本身的珍奇。





01. 谷歌艺术计划页面，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浏览世界各地博物馆的艺术作品

MUSEUM 2.0

让艺术上线

撰文/编辑_南子北木 翻译_许嘉

几年前的谷歌有一项“20%创意时间”的政策，它鼓励员工每周拿出20%的工作时间去做本职工作以外的项目，工程师Amit Sood在这20%的时间里萌生出“要让不同的博物馆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的构想，而这个构想在后来很快演变成了一个100%的谷歌艺术计划（Google Art Project）：利用谷歌街景技术记录博物馆内部的实景，再用拥有超高解析度的摄像头拍摄艺术品，由此为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搭建起看似真实的虚拟分身。

人们曾经忙着进出商场、食肆、游乐场和电影院，抑或是曾经站在博物馆门前却因它的崇高望而却步，但如今足不出户却100%拥有了“参观”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可能性，Amit说艺术计划从2011年被推出一直到今天，积累了来自900多个艺术机构的几万件藏品，而每周仍然有新的博物馆和艺术品不断上线。你几乎可以想象独自一人在家参观空无一人的博物馆时的场景，可以毫无顾忌地放大你热爱的那幅《星夜》，寻找气温、湿度和光线在它表面留下的蛛丝马迹；或是另辟蹊径，比对好几座博物馆里你感兴趣的那些珍稀异宝；又或者轻松地翻看别的用户自己策划的在线陈列，而对方此时或许也正端坐在世界某端的另一个屏幕前，聚精会神地研究着那些艺术品。

尽管目前的谷歌艺术计划仍然无法代替线下博物馆空间，人们依然热衷于与艺术作品面对面的感受，以及立体的艺术氛围。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观看艺术作品的方式，并推动了博物馆作为公共教育空间的改革。而虚拟博物馆之所以动人，在于它作为互联网产物的本质是去精英化，让大多数人受益。



Amit Sood, 谷歌艺术计划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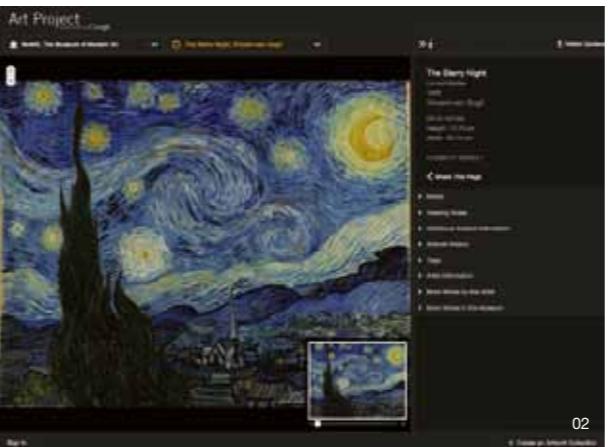
Q: 新视线 A: Amit Sood

你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你小的时候去过很多博物馆。你第一次参观的是哪座博物馆？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

每一座博物馆都让人印象深刻。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参观的是哪座博物馆了，因为当时的我年纪太小，父母常常带我去不同的地方。但最让我觉得震撼的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我去过的每一座博物馆都让人惊喜，但惊喜之处不尽相同，有些博物馆胜在建筑，比如韩国国家现当代艺术博物馆，它距离市中心很远，但非常震撼，我之前从未想到韩国竟会有如此浩大的当代艺术收藏和如此美丽的博物馆建筑，这对在这个国家繁忙工作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享受。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也很震撼人心，整体结构非常宏伟，但你也能在博物院后面的紫禁城里看到很多小尺度的街道。有时候，即使是同一座博物馆，每次参观也都能发现不同的东西，有时是建筑，有时是藏品，有时候是人。

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把技术和艺术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从我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开始……好吧，算是从在谷歌工作开始。在这里，你需要挑战自己的思维，思考如何用技术解决不同领域里的问题。所以这不是我的第一个20%项目，第一个20%项目是和谷歌的团队一起通过技术帮助非营利组织展示亚马孙丛林滥砍滥伐的现状。当时我们去了趟亚马孙，在丛林中待了两个星期，和当地一支部落一起工作，并教会了他们如何使用谷歌地图来了解森林的砍伐程度。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在谷歌，人们一直在做项目，一直在思考如何



利用技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当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常去博物馆闲逛，我不停地在想博物馆本身存在的问题，于是产生了把博物馆和谷歌技术联系起来的想法，而这跟我有没有艺术学的博士学位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你之前讲到，和博物馆打交道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故事有很多。当我第一次向俄罗斯的博物馆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都很吃惊。他们说永远不会有博物馆和我合作的，因为我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博物馆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有人认为这个想法很伟大，但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们不相信其他的博物馆会有兴趣参与，于是我说，让我们一起试试吧。之后我去其他的博物馆征询意见，几乎所有人都说如果其他的博物馆感兴趣，他们就会考虑看看。有时候我们认为博物馆之间不怎么合作，但事实上他们经常合作，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展览，虽然他们还从来没有在网络上合作过。

那说服这些博物馆参与项目的关键是什么？

不同的博物馆，切入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有些博物馆对技术非常感兴趣，有一些非常想进入虚拟平台，有一些想要用上十亿的像素来展示作品。有些博物馆是为了能够和其他大博物馆在同一个平台上，而大博物馆参与这个项目是因为他们想要展示一小部分藏品。所以我想，几乎每座博物馆都有上百个理由来参与这个项目。那些不需要推广的大型博物馆之所以参与，也是因为他们想要吸引其他国家的观众。所以，像奥赛和乌菲兹这样的博物馆其实非常欢迎印度、伯利兹、巴西和中国的观众能够了解他们，而这个项目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和国际连接的有利工具。

你们是如何选择图片的？

都是博物馆自己选出来的，在线展览的策划也是由博物馆的策展人负责的。

你认为人们浏览这些图片的方式是否和在博物馆里一样？人们真的会在网上凑近观察图片中的细节吗？

其实我现在会。在博物馆欣赏艺术品时凑得太近，保安会提醒你后退，但我真的很想看细节，或许和其他站在线外随便看看的人相比我有些疯狂。假设你在一座博物馆参观，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人们可能会匆匆看几眼然后离开，可是无论我看到什么，都会想这里面肯定有一些值得看的细节。



所以，是否可以说这个项目改变了人们欣赏艺术的模式？

对我来说是的。有些人认为在线欣赏艺术品是错的，有些人认为不应该关注那么多的细节，但大部分被谷歌艺术项目收录的艺术家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我就说，那就做起来吧，我们尊重他们的作品，但是借助了新的方法来让人们体验艺术品。

过去，参观博物馆是一件很高雅的活动，属于高学历人士的专利，但也许这个项目会改变这一现状。

没错。如果你把6台计算机放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村庄，让它们和艺术项目连线，你会获得非常特别的体验。我希望能够把博物馆带进乡村，通过电脑屏幕和谷歌的艺术项目了解艺术与博物馆。你会发现，人们会自发地去欣赏艺术、参与艺术。但如果你让一个人从农村走出去，去北京参观一座博物馆，他看见建筑、保安，可能会不愿意进去。我们希望人们能够以更舒服、更放松的状态享受艺术，而现在的方式太正式了。

所以你认为未来的艺术欣赏会更放松？

我认为未来的艺术应该更开放，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开放意味着我们要让这种体验更加放松，那么是的，但说到放松，我并不是想让它变得无拘无束，我的意思是，人们不会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感到害怕，也不会因为没有钱，或者没有受过好的教育就不能享受艺术。

有人将这个项目形容为文化的民主化，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这些都只是一些词汇而已，都是什么意思？谁又在乎呢？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我都无所谓。只要一个人不再诚惶诚恐地欣赏艺术就行。我们做的这件事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很多人都问过我，这是不是民主化的艺术？是不是表达了你们的政治态度？这不是，原因非常简单。去问问那些没有上过学的人是不是很喜欢这个项目？再去问问那些受过教育的有钱人是不是也喜欢在线上欣赏艺术？这就是民主化，但跟政治没关系。

